

古文辭類纂評註

第十一冊

碑誌類下編七

桐城姚鼐纂集

王介甫虞部郎中贈衛尉卿李公神道碑

鼐按揮麈錄云李定一揚州人。傾蘇子瞻者一洪州人字仲求欲與神會蘇子美拒之以興太

獄者然則此衛尉卿蓋即仲求之父又按李虛己傳衛尉卿名虛舟其父名寅又載定官司農少卿爲吏有能名而不及傾蘇子美事意宋史亦取誌狀之類爲之傳而不復考定耳

嘉祐八年六月某甲子制曰朕初即位大賚羣臣陞朝者及其父母具官某

父具官某率德蹈義不躬榮祿能教厥子並爲才臣加賜名命序諸卿位所

以勸天下之爲人父者豈特以慰孝子之心哉可特贈衛尉卿翌日某甲子中書下其書告第又副其書賜寬等以待墓焚寬等受書焚其副墓上乃撰次衛尉官世行治始卒來請曰先人賴天子慶施賜之官三品矣而墓碑未刻惟德善可以有辭於後世者夫子實聞知某曰然衛尉公墓隧宜得銘久矣於是爲序而銘焉序曰

公姓李氏故隴西人七世祖諱某始遷於光山五世祖諱某以其郡人王閩從之始爲建安人曾祖諱某皆不仕考諱某嘗仕江南李氏稍顯矣江南國除又舉進士中等以殿中丞致仕有學行名能知人贈其父大理評事而已

世系

叙公帶叙
伯附法也

歷官

不熱中於宦途而獨

敦友愛於兄孜孜以

先人爲言非素有家

法者不能

也

近世士大夫以官爲李氏再世恬退宜言之也

總東士途進退借公揭出家法

亦以子貴贈至吏部尙書遊豫章樂其湖山曰吾必終於此於是又始爲豫章人尙書之子伯曰虛己官至尙書工部侍郎以材能聞天下其季則公也公諱某字公濟少篤學讀書兼晝夜不息一以進士舉不中即以兄蔭爲郊社齋郎再選福州閩清洪州靖安縣尉有能名遷饒州餘干縣令至於毀淫祠取其材以爲孔子廟率縣人之秀者興於學豪宗大姓斂手不敢犯法州將部使者奏乞與京官移之劇縣不報而坐不覺獄卒殺人以免當是時侍郎方以分司就第公曰吾兄老矣我得朝夕從之遊以灑掃先人廬冢尙何求而仕遂止不復言仕侍郎之卒也天子以公試祕書省校書郎知江州德安縣事辭不就後嘗一至京師大臣交口勸說欲官之終以其不可強也而晏元獻公爲公請乃除太子洗馬致仕初尙書未老棄其官以歸至侍郎及公之退也亦皆未老自尙書至公再世皆有子而皆以嚴治其家如吏治江西士大夫慕其世德稱其家法蓋近世士多外自藩飾爲聲名而內實罕能治其家及老往往顧利冒恥不知休息公獨父子兄弟能如此嗚呼其可謂賢於人也已公事親孝比遭大喪廬墓六年然後已事兄與其寡姊衣食藥

寄慨其世
證實法由
子公搭到

妻室子女

扼定家法

十句世系
祖考

四句由其
兄說到公
八句政績
治家

十句二子
之孝

四句贈卿

物必躬親之及公老矣一子就養如公之爲子弟也寬嘗爲江浙等路提點鑄錢坑冶又嘗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定亦再爲洪州官不去左右者十二年皆以才能爲世聞人以恩遷公官至尚書虞部郎中階戶部侍郎勳至護軍以嘉祐四年七月某甲子卒於豫章之第室年八十九夫人長壽縣君趙氏先公卒八年既葬矣五年某月某甲子以公葬於夫人之墓左曰雷岡在新建縣之桃花鄉新里夫人故衢州人某官湘之女湘有文行尚書與爲友故爲公娶其女子三人寬定實守祕書省正字早世於公之葬也寬爲尚書司勳員外郎定爲尚書庫部員外郎女子二人已嫁孫二十有一人曾孫十有五人皆率公教無違者公既葬而二子以恩贈公衛尉卿云銘曰李世大家隴西其先於唐之季再世光山移遯於閩嶺海之間乃生尚書節行有偉始來江南考室章水繩繩二子隱顯兼榮孰多厚祿其季維卿幼壯躬孝惟君之踐能不盡用止於一縣退以德義釐身於家外內肅雖人不疵嗟亦有二子維天子使父曰往矣致而臣身子曰歸哉以甯吾親以率其婦左右恂恂以官就侍天子之仁既具祉福考終大耄追榮於幽乃賜卿號伐

石西山作爲螭龜營之墓上勒此銘詩

註釋

嘉祐

見曾子固列女傳目錄序

建安

今福建建安縣

豫章

今江西武甯縣

閩清

今福建閩清縣

靖安

今江西靖安縣

餘干

今江

西餘

劇

煩

德安

今江西德安縣

晏元獻公

名殊字同叔

藩飾

藩同翻飾也

洪州

今江西撫州臨川人

新

新建

縣

今江西新建縣

衢州

見韓退之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王介甫廣西轉運使孫君墓碑

升樓去階
淬厲可畏

故特著

之

叙學問
歷官及政
績文勢應上

此三事皆
爲御史之
建白

由御史外
出後所歷

博芻扞敵
公之軍字
特著勞略
爲致疾之
以死勒事
者歟

總揭其治
術建白大
意及其著

雉隕於殿中。君奏疏。卽是夜有詔止獵。蠻唐和寇湖南。以君安撫奏事有所不合。因自効。乃知復州。又通判金州。知漢陽軍。吉州。稍遷至尙書都官員外郎。提點江南西路刑獄。有言常平歲凶。當稍貴其粟。以利糴本者。詔從之。君言此非常平本意也。詔又從之。儂智高反。君即出兵二千於嶺。以助英韶。會除廣西轉運使。馳至所部。而智高方煽。天子出大臣部諸將兵數萬擊之。君驅散亡殘敗之吏民。轉芻米於惶擾卒急之間。又以餘力督守吏。治城塹修器械。屬州多完。而師飽以有功。君勞居多。以勞遷尙書司封員外郎。初。君請斬大將之北者。發騎軍以討賊。及後。賊所以破滅。皆如君計策。軍罷而人重困。方恃君綏撫。君乘險阻。冒瘴毒。經理出入。啓居無時。以皇祐三年三月初七日卒於治所。年五十四。官至尙書工部郎中。散官至朝奉郎。勳至上騎都尉。君所爲州。整齊其大體。闢略其細故。與賓客談說。弦歌飲酒。往往終日。而能聽用佐屬。盡其力。事以不廢。在御史言事。計曲直利害如何。不顧望大臣。以此無助。所爲文。自少及終。以類集之。至百卷。天德地業人事之治。掇拾貫穿。無所不言。而詩爲多。君諱抗。字和叔。姓孫氏。得姓於衛。得望於富春。其在

世系妻子
卒葬

另從地理
發論以見
公特細
難沾溉之

黟縣。自君之高祖棄廣陵以避孫儒之亂而至。君曾大父諱師睦。善治生。以致富。歲饑。賤出米穀。以斗升付糴者。得驩心於鄉里。大父諱旦。始盡棄其產。而能招士以教子。父諱遂良。當終時。君始十餘歲。後以君故。贈尙書職方員外郎。君初娶張氏。又娶吳氏。又娶舒氏。封太康縣君。五男子。適邈。迪。适邁。嘗從予遊。年十四。論議著書。足以驚人。終永州軍事推官。邈今潞州上黨縣令。亦好學能文。狀君行以求銘者邈也。君之卒也。天子以适試祕書省校書郎。二女子。一嫁太廟齋郎李簡夫。一嫁進士鄭安平。君以其卒之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葬黟縣懷遠鄉上林村。歙之爲州。在山嶺澗谷崎嶇之中。自去五代之亂百年。名士大夫。亦往往而出。然不能多也。黟尤僻陋。中州能人賢士之所罕至。君孤童子。徒步宦學。終以就立。爲朝廷顯用。論次終始。作爲銘詩。豈特以顯孫氏。而慰其子孫。乃亦以貽其鄉里。銘曰。

在仁宗世。蠻跳不制。餽師牧民。實有虧使。踐艱乘危。條變畫奇。癢毒旣除。膏膾以治。方遷旣隕。哀暨山夷。維此虧使。文優以仕。祿則不殖。其書滿笥。書藏於家。銘在墓前。以告黟人。孫氏之阡。

註釋

天聖

見歐陽永叔
蘇氏文集序

學究

宋制殿試貢士有學究之

目學究有出身屬吏部

來安

今安徽
來安縣

洪州

見虞部郎中贈

衛尉卿李公神

道碑甲科

見歐陽永叔集賢院
學士劉公墓志銘

晋陵

見歐陽永叔集賢
校理丁君墓表

濱州

今廣西桂平縣

耀州

今陝西耀縣

狄武襄公

狄青

雉雞相似俗稱野雞

與唐和

蠻會復州

今奉天復縣

金州

今甘肅金縣

漣坑

同塹

黟縣

今安徽黟縣

王介甫寶文閣待制常公墓表

鼐按常公既已秩爲諫臣而無所獻替雖介甫親之求爲解嘲而安可得耶

以上未仕時之學行
以下出仕後之設施

幹旋

借世俗寄

右正言寶文閣待制特贈右諫議大夫汝陰常公以熙甯十年二月己酉卒以五日壬申葬臨川王某誌其墓曰公學不期言也正其行而已行不期聞也信其義而已所不取也可使貧者矜焉而非彫斲以爲廉所不爲也可使弱者立焉而非矯抗以爲勇官之而不事召之而不赴或曰必退者也終此而已矣及爲今天子所禮則出而應焉於是天子悅其至虛己而問焉使莅諫職以觀其迪己也使董學政以觀其造士也公所言乎上者無傳然皆知其忠而不阿所施乎下者無助然皆見其正而不苟詩曰胡不萬年惜乎既病而歸死也自周道隱觀學者所取舍大抵時所好也違俗而適己獨行而

賢概以形公

特起嗚呼公賢遠矣傳載公久莫如以石石可磨也亦可泐也謂公且朽不可得也

註釋

熙甯

見蘇子瞻
上皇帝書

彫斲

彫通雕
音琢

泐

音勒石因其脈
理而解散曰泐

王介甫處士征君墓表

從史遷孟
鄒列傳等
脫化而來

以善醫善

筮爲人所
知作禳跌

起征君子
無聞

回抱有情
表征君兼
及二人因
之善士也

淮之南有善士三人皆居於真州之揚子杜君者寓於鑿無貧富貴賤請之輒往與之財非義輒謝而不受時時窮空幾不能以自存而未嘗有不足之色蓋善言性命之理而其心曠然無累於物而予嘗與之語久之而不厭也徐君忠信篤實遇人至謹雖疾病召筮不正衣巾不見寓於筮日得百數十錢則止不更筮也能爲詩亦好屬文有集若干卷兩人者以鑿筮故多爲賢士大夫所知而征君獨不聞於世征君者諱某字某事其母夫人至孝居鄉里恂恂恭謹樂振人之窮急而未嘗與人校曲直好蓄書能爲詩有子五人而教其三人爲進士某今爲某官某今爲某官某亦再貢於鄉征君與兩人生者相爲友至驩而莫逆也兩人生者皆先征君以死而征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終於家年七十七噫古者一鄉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鄉一國之善士必

補叙
名字杜徐

有以貴於一國此道亡也久矣余獨私愛夫三人者而樂爲好事者道之而
征君之子又以請於是書以遺之使之鐫諸墓上杜君諱嬰字大和徐君諱
仲堅字某

註釋

揚子

今江蘇儀徵縣

古文辭類纂評 註卷四十七終

碑誌類下編八

古文辭類纂評註卷四十八

桐城姚鼐纂集

王介甫給事中孔公墓誌銘

茅順甫云荆公第一首誌銘須看他頓挫紓徐往往序事中伏議論風神蕭颯處又云於序事中一一點綴而風韻煥發若順江流而看兩岸之山古人所謂應接不暇

宋故朝請大夫給事中知鄆州軍州事兼管內河堤勸農司羣牧使上護軍魯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戶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孔公者尙書工部侍郎贈尙書吏部侍郎諱昂之子兗州曲阜縣令襲封文宣公贈兵部尙書諱仁玉之孫兗州泗水縣主簿諱光嗣之曾孫而孔子之四十五世孫也其仕當今天子天聖寶元之間以剛毅諒直名聞天下嘗知諫院矣上書請明肅太后歸政天子而廷奏樞密使曹利用上御藥羅崇勳罪狀當是時崇勳操權利與士大夫爲市而利用强悍不遜內外憚之嘗爲御史中丞矣皇后郭氏廢引諫官御史伏閣以爭又求見上皆不許而固爭之得罪然後已蓋

叙世系

叙立朝大

剛毅諒直
四字孔公
節義諒直
一生本領

叙歷官

抽
皆與剛毅
諒直相照

公事君之大節如此。此其所以名聞天下。而士大夫多以公不終於大位爲天下惜者也。公諱道輔。字厚濟。初以進士釋褐。補甯州軍事推官。年少耳。然斷獄議事。已能使老吏憚驚。遂遷大理寺丞。知兗州。僕源縣事。又有能名。其後嘗直史館。待制龍圖閣。判三司理欠憑由司。登聞檢院。吏部流內銓。糾察在京刑獄。知許。徐。兗。鄆。秦。五州。留守南京。而兗鄆御史中丞皆再至。所至官治。數以爭職不阿。或黜或遷。而公持一節以終身。蓋未嘗自紓也。其在兗州也。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某一言。乃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於是人度公爲上所思。且不久於外矣。未幾果復召以爲中丞。而宰相使人說公稍折節以待遷。公乃告以不能。於是又度公且不得久居中。而公果出。初開封府吏馮士元坐獄。語連大臣數人。故移其獄。御史劾士元罪止於杖。又多更赦。公見上。上固怪士元以小吏與大臣交私。汙朝廷。而所坐如此。而執政又以謂公爲大臣道地。故出知鄆州。公以寶元二年如鄆。道得疾。以十二月壬申卒於滑州之韋城驛。享年五十四。其後詔追郭皇后位號。而近臣有爲上言。公明肅太后時事者。上亦記公平。

贈
叙卒及郵

氏後嗣
叙葬及妻

補軼事

生所爲。故特贈公尙書工部侍郎。公夫人金城郡君尙氏尙書都官員外郎。諱賓之女生二男子。曰淘。今爲尙書屯田員外郎。曰宗翰。今爲太常博士。皆有行治。世其家。累贈公金紫光祿大夫。尙書兵部侍郎。而以嘉祐七年十月壬寅葬公孔子墓之西南百步。公廉於財。樂振施遇。故人子恩厚尤篤。而尤不好鬼神禨祥事。在甯州。道士治真武像。有蛇穿其前。數出近人。人傳以爲神州將欲視驗以聞。故率其屬往拜之。而蛇果出。公卽舉笏擊蛇殺之。自州將以下皆大驚。已而又皆大服。公由此始知名。然余觀公數處朝廷大議。視禍福無所擇。其智勇有過人者。勝一蛇之妖。何足道哉。世多以此稱公者。故余亦不得而略也。銘曰。

展也孔公。惟志之求。行有險夷。不改其軌。權強所忌。讒訛所讐。考終厥位。寵祿優游。維皇好直。是錫公休。序行納銘。爲識諸幽。

註釋

曹利用

字用之。趙州富晉人。

仙源縣

今山東曲阜縣。

滑州

今河南滑縣。

王介甫太子太傅田公墓誌銘

海峯先生云。直序作一氣奔瀉之勢。而中有提掇起伏故情事屈曲而氣

勢直達

祖有陰德

少時學問

初入仕途

合下觀之
知公與范
文正公等
互相汲引
賢人彙征
之象也

另提
兵事敗壞

自陝西還
後所歷各

田氏故京兆人。後遷信都。晉亂。公皇祖太傅入於契丹。景德初。契丹寇澶州。略得數百人以屬皇考太師。太師哀憐之。悉縱去。因自脫歸中國。天子以爲廷臣。積官至太子率府率。以終爲人沉悍篤實。不苟爲笑語。生八男子。多知名。而公爲長子。公少卓犖有大志。好讀書。書未嘗去手。無所不讀。蓋亦無所不記。其爲文章。得紙筆立成。而閎博辨麗。稱天下。初舉進士。賜同學究出身。不就。後數年。遂中甲科。補江甯府觀察推官。以母英國太夫人喪罷去。除喪。補楚州團練判官。用舉者監轉般倉。遷祕書省著作佐郎。又對賢良方正策爲第一。遷太常丞。通判江甯府。數上書言事。召還。將以爲諫官方。是時趙元昊反。夏英公范文正公經略陝西。言臣等才力薄。使事恐不能獨辦。請得田某自佐。以公爲其判官。直集賢院。參都總管軍事。自真宗弭兵。至是且四十年。諸老將盡死。爲吏者不知兵法。師數陷敗。士民震恐。二公隨事鎮撫。其爲世所善。多公計策。大將有欲悉數路兵出擊賊者。朝廷許之矣。公極言其不可。乃止。又言所以治兵者十四事。多聽用。還爲右正言。判三司理欠憑由司。

權修起居注。遂知制誥。判國子監。於是陝西用兵未已。人大困。以公副今宰相樞密副使韓公宣撫。自宣撫歸。判三班院。而河北告兵食闕。又以公往視。而邢州兵士殺通判。閉城爲亂。又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知成德軍真定府定州安撫使。往執殺之。論功遷起居舍人。又移秦鳳路都總管。經略安撫使。知秦州。遭太師喪。辭起復者久之。上使中貴人手敕趣公。公不得已。則乞歸葬。然後起。旣葬。託邊事求見上。曰。陛下以孝治天下。方邊鄙無事。朝廷不爲。無人。而區區犬馬之心。尙不得自從。臣卽死。知不瞑矣。因泣然泣數行。下上視其貌甚瘠。又聞其言悲之。乃聽終喪。蓋帥臣得終喪。自公始。以樞密直學士爲涇原路兵馬都總管。經略安撫使。知渭州。遂自尙書禮部郎中遷右諫議大夫。知成都府。充蜀梓利夔路兵馬鈐轄。西南夷侵邊。公嚴兵憚之。而誘以恩信。卽皆稽額。蜀自王均李順再亂。遂號爲易動。往者得便宜決事。而多擅殺。以爲威。至雖小罪。猶并妻子遷出之。蜀流離顛頓。有以故死者。公拊循教誨。兒女子畜其人。至有甚惡。然後繩以法。蜀人愛公。以繼張忠定。而謂公所斷治。爲未嘗有誤。歲大凶。寬賦減徭。發廩以救之。而無餓者。事聞。賜書獎。守蜀後所。

乞終喪
服除後所歷各官及政績

諭遷給事中。以守御史中丞充理檢使。召焉未至。以爲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既至。又以爲龍圖閣學士。翰林學士。又遷尚書禮部侍郎。正其使號。白景德會計。至公始復鉤考財賦。盡知其出入。於是人多景德矣。歲所出乃或多或少。於入公以爲厚斂。疾費如此。不可以持久。然欲有所掃除變更。興起法度。使百姓得完其蓄積。而縣官亦以有餘。在上與執政所爲。而主計者不能獨任也。故爲皇祐會計錄上之。論其故。冀以寤上。上固恃公欲以爲大臣。居頃之。遂以爲樞密副使。又以檢校太傅充樞密使。公自常選數年。遂任事於時。及在樞密爲之使。又超其正。天下皆以爲宜。顧尙有恨公得之晚者。公行內修。於諸弟尤篤。爲人寬厚長者。與人語。款款若恐不得當其意。至其有所守。人亦不能移也。自江甯歸。宰相私使人招之。公謝不往。及爲諫官。於小事近功。有所不言。獨常從容爲上言。爲治大方而已。范文正公等皆士大夫所望以爲公卿。而其位未副。公得間輒爲上言之。故文正公等未幾皆見用。當是時。上數以天下事責大臣。慨然欲有所爲。蓋其志多自公發。公所設施。事趣可。功期成。因能任善。不必已出。不爲獨行異言。以峙聲名。故功利之在人者多。

疾卒勳階
爵秩

三代妻室
後嗣及葬

交誼徵銘
之由
興學補叙

而事迹可記者止於如此。嘉祐三年十一月，暴得疾不能興。上聞悼駁敕中，貴人太醫問視，疾加損輒以聞。公卽辭謝求去位，奏至十四五猶不許。而公求之不已，乃以爲尙書右丞、觀文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提舉景靈宮事。而公求去位終不已。於是遂以太子太傅致仕。致仕五年，疾遂篤。以八年二月乙酉薨於第，享年五十九。號推誠保德功臣，階特進，勳上柱國，爵開國京兆郡公，食邑三千五百戶。實封八百戶。詔贈公太子太保，而賛賜之甚厚。公諱況，字元均。皇曾祖諱祐，贈太保。皇祖諱行周，贈太傅。皇考諱延昭，贈太師。妻富氏，封永嘉郡夫人。今宰相河南公之女弟也。無男子，以弟之子至安爲主。後女子一人，尙幼。田氏，自太師始占其家，開封而葬陽翟，故今以公從太師葬陽翟之三封鄉西吳里。於是公弟右贊善大夫洵來曰：「卜葬公利四月甲午，請所以誌其壙者。」蓋公自佐江甯以至守蜀，在所輒興學數親臨之以進諸生，某少也。與公弟游，而公所進以爲可教者也。知公爲審銘曰：

田室於姜，卒如龜祥。後其子孫，曠不世史。於宋繼顯，自公攸始。奮其華蕤，配實之美。乃發帝業，深宏卓煥。乃興佐時，再飭調脣。文馴武克，內外隨施。亦有

厚仕孰無衆毀。公獨使彼若榮豫已。維昔皇考。敢於活人。傳祉在公。不集其身。公又多譽。公宜難老。胡此殆疾。不終壽考。掩詩於幽。爲告永久。

註釋

信都

今直隸深縣、冀縣、河間縣皆其地。

契丹

澶州

並見歐陽永叔文正王公神道碑銘

夏英公

夏仲

范文正公

范仲

淹

韓公

韓琦

秦州渭州

並見歐陽永叔尹師魯墓誌銘

峙

音雉屹立也

嘉祐

見曾子固列女傳目錄序

徵序銘之由

王介甫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尚書屯田郎中劉君墓誌銘

并序

籍貫世系

治平元年五月六日。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尚書屯田郎中劉君。年五十四。以官卒。三年卜十月某日葬真州揚子縣蜀岡。而子洙以武寧章望之狀來求銘。噫。余故人也。爲序而銘焉。序曰。君諱牧。字先之。其先杭州臨安縣人。君曾大父諱彥琛。爲吳越王將。有功刺衢州。葬西安。於是劉氏又爲西安人。當太宗時。嘗求諸有功於吳越者。錄其後。而君大父諱仁祚。辭以疾。及君父諱知禮。又不仕。而鄉人稱爲君子。後以君故。贈官至尚書職方郎中。君少則明敏。年十六。求舉進士。不中。曰。有司豈枉我哉。乃多買書閉戶治之。及再舉。遂爲舉首。起家饒州軍事推官。與州將爭公事。爲所擠。幾不免。及後將范文正公至。君大喜。曰。此吾師也。遂以爲師。文正公亦數稱君。勉以學。君論議仁恕。急

科第
入仕

誌劉公亦
用富范二

公生色蓋
二公故每
言之不倦

孫石帶見

人之窮於財物無所顧計。凡以慕文正公故也。弋陽富人爲客所誣。將抵死。君得實以告。文正公未甚信。然以君故。使吏雜治之。居數日。富人得不死。文正公由此愈知君任以事。歲終。將舉京官。君以讓其同官有親而老者。文正公爲嘆息許之。曰。吾不可以不成君之善。及文正公安撫河東。乃始舉君可治劇。於是君爲兗州觀察推官。又學春秋於孫復。與石介爲友。州旱蝗。奏便宜十餘事。其一事。請通登萊鹽商。至今以爲賴。改大理寺丞。知大名府館陶縣。中貴人隨契丹使往來。多擾縣。君視遇有理。人吏以無所苦。先是縣多盜。君用其黨推逐。有發輒得。後遂無爲盜者。詔集強壯刺其手爲義勇。多惶怖不知所爲。欲走。君諭以詔意。爲言利害。皆就刺。欣然曰。劉君不吾欺也。留守稱其能。雖府事往往咨君計策。用舉者通判廣信軍。以親老不行。通判建州。當是時。今河陽宰相富公。以樞密副使使河北。奏君掌機宜文字。保州兵士爲亂。富公請君撫視。君自長垣乘驛至其城下。以三日會。富公罷出。君乃之建州。方并屬縣諸里。均其徭役。人大喜。而遭職方。君喪以去。通判青州。又以母夫人喪罷。又通判廬州。朝廷弛茶榷。以君使江西。議均其稅。蓋期年而後。

不敢自恃
明敏謹慎所
從事此所
以爲能吏

廉吏

妻子

能吏而受
知於兩大
不遂以常
賢竟仕路
調終惜憐
之至文抑
揚頓挫音
節淒厲字
命字從補
出銘

中生聞君敏
而敢爲。今濡滯若此何故也。君笑曰。是固君之所能易
也。而我則不能。且是役也。朝廷豈以爲他。亦曰愛人而已。今不深知其利害。
而苟簡以成之。君雖以吾爲敏。而人必有不勝其弊者。及奏事皆聽。人果便
之除廣南路轉運判官。於是修險阨。募丁壯。以減戍卒。徙倉便輸。考攝官
功次。絕其行賊。居二年。凡利害無所不興廢。乃移荆北路。至踰月卒。家貧
無以爲喪。自棺槨諸物。皆荆南士人爲具。君娶江氏。生五男二女。男曰洙。沂。
汶。爲進士。洙以君故。試將作監主簿。餘尙幼。初君爲范富二公所知。一時士
大夫爭譽其才。君亦慨然自以當得意。已而逆遭流落。抑沒於庸人之中。幾
老矣。乃稍出爲世用。若將有以爲也。而旣死。此愛君者所爲恨惜。然士之赫
赫爲世所願者可睹矣。以君始終得喪相除。亦何彼負之有哉。銘曰。

嗟乎劉君。宜壽而顯。何畜之久。而施之淺。雖或止之。亦或使之。惟其有命。故
止於斯。

註釋

治平

見蘇子瞻
上皇帝書

揚子

見處士征
君墓表

臨安

見蘇子瞻
表忠觀碑

衢州

見韓退之尚書庫部
郎中鄭公墓誌銘

西安

今陝

西長
饒州

見歐陽永叔資政殿學
士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館陶

見劉才甫送
張閑中序

建州

今福建
建甌縣

青州

見歐陽永叔資政殿學
士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廬州見韓退之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濡滯滯久待也遲留曰

昧受職曰昧迹遠邇難行不進貌

遷音懿

王介甫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前段叙節
節伏後議論之根

海峯先生云以議論行序事而感歎深摯跌蕩昭朗荆公此等誌文最可愛

鼐按宋史許元傳元固趨勢之士平蓋亦非君子故介甫語含譏刺君諱平字秉之姓許氏余嘗譜其世家所謂今泰州海陵縣主簿者也君既與兄元相友愛稱天下而自少卓犖不羈善辨說與其兄俱以智略爲當世大人所器寶元時朝廷開方略之選以招天下異能之士而陝西大帥范文正公鄭文肅公爭以君所爲書以薦於是得召試爲太廟齋郎已而選泰州海陵縣主簿貴人多薦君有大才可試以事不宜棄之州縣君亦常慨然自許欲有所爲然終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士固有離世異俗獨行其意罵譏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無衆人之求而有所待於後世者也其齟齬固宜若夫智謀功名之士窺時俯仰以赴勢物之會而輒不遇者乃亦不可勝數辨足以移萬物而窮於用說之時謀足以奪三軍而辱於右武之國此又何說哉嗟乎彼有所待而不悔者其知之矣君年五十九以嘉祐

後段議就
不遇上發一番感慨沈鬱豪邁

補叙卒葬
妻嗣

銘不讓韓

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真州之揚子縣甘露鄉某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瓌不仕璋真州司戶參軍琦太廟齋郎琳進士女子五人已嫁一人進士周奉先泰州泰興令陶舜元銘曰

有拔而起之莫擠而止之嗚呼許君而已於斯誰或使之

註釋 寶元

見歐陽永叔王夢升墓誌銘

海陵縣

今江蘇秦縣

齟齬

齒不正而參差出入曰齟齬

右武

漢書公孫弘傳

守成上文遭遇右武師古註右亦上也

王介甫王深父墓誌銘

吾友深父書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欲以聖人之道爲己任蓋非至於命弗止也故不爲小廉曲謹以投衆人耳目而取舍進退去就必度於仁義世皆稱其學問文章行治然眞知其人者不多而多見爲迂闊不足趣時合變嗟乎是乃所以爲深父也令深父而有以合乎彼則必無以同乎此矣嘗獨以謂天之生夫人也殆將以壽考成其材使有待而後顯以施澤於天下或者誘其言以明先王之道覺後世之民嗚呼孰以爲道不任於天德不酬於人而今死矣甚哉聖人君子之難知也以孟軻之聖而弟子所願止於

通篇純發
議論格調
自異而文
思倍加
沈鬱

志未具本無書
可傳低回太息說得人不知是空中結撰

管仲晏嬰。況餘人乎。至於揚雄尤當世之所賤簡。其爲門人者。一侯芭而已。芭稱雄書以爲勝。周易不可勝也。芭尙不爲知雄者。而人皆曰古之人生無所遇合。至其沒久而後世莫不知。若軻雄者。其沒皆過千歲。讀其書知其意者甚少。則後世所謂知者未必眞也。夫此兩人以老而終。幸能著書。書具在。然尙如此。嗟乎深父。其智雖能知軻。其於爲雄雖幾可以無悔。然其志未就。其書未具。而旣早死。豈特無所遇於今。又將無所傳於後。天之生夫人也。而命之如此。蓋非余所能知也。深父諱回。本河南王氏。其後自光州之固始遷福州之侯官。爲侯官人者三世。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考諱某。尙書兵部員外郎。兵部葬潁川之汝陰。故今爲汝陰人。深父嘗以進士補薄州衛真縣主簿。歲餘。自免去。有勸之仕者。輒辭以養母。其卒以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三。於是朝廷用薦者。以爲某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書下而深父死矣。夫人曾氏。先若干日卒。子男一人。某。女二人。皆尙幼。諸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深父某縣某鄉某里。以曾氏祔。銘曰。

嗚呼深父。維德之仔肩。以迪祖武。厥艱荒遐。力必踐取。莫吾知庸。亦莫吾侮。

神則尙反歸形此土

註釋

侯芭

見韓退之與
偶宿論文書

侯官

今福建
閩侯縣

汝陰

今安徽
阜陽縣

王介甫建安章君墓誌銘

海峯先生云其來如春水之驟至故佳

以下發揮
不外自放
不羈有高
節大度之
句意

從韓鄭羣
墓銘中段
融化而出

取證

君諱友直。姓章氏。少則卓越自放。不羈。不肯求選舉。然有高節大度。過人之材。其族人郇公爲宰相。欲奏而官之。非其好不就也。自江淮之上。嶺南之間。以至京師。無不游。將相大人豪傑之士。以至閭巷庸人小子。皆與之交際。未嘗有所忤。莫不得其歡心。卒然以是非利害加之。而莫能見其喜愠。視其心若不知富貴貧賤之可以擇而取也。頽然而已矣。昔列禦寇莊周。當文武末世。哀天下之士。沈於得喪。陷於毀譽。離性命之情。而自託於人。僞以爭須臾之欲。故其所稱述多所謂天之君子。若君者似之矣。君讀書通大指。尤善相人。然諱其術。不多爲人道之。知音樂書畫奕碁。皆以知名於一時。皇祐中。近臣言君文章善篆。有旨召試。君辭焉。於是太學篆石經。又言君善篆。與李斯。陽冰。相上下。又召君。君卽往。經成。除試將作監主簿。不就也。嘉祐七年十一

絕藝自諱
斯爲之高

疾卒妻子

先世及葬

月甲子以疾卒於京師年五十七娶辛氏二男存孺爲進士五女子其長嫁常州晉陵縣主籍傳其璣早卒璣又娶其中女次適蘇州吳縣黃元二人未嫁君家建安者五世其先則豫章人也君曾祖考諱某佐江南李氏爲建州軍事推官祖考諱某皇著作佐郎贈工部尙書考諱某京兆府節度判官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潤州丹陽縣金山之東園銘曰

弗績弗雕弗跂以爲高俯以狎於野仰以游於朝中則有實視銘其昭

註釋

列禦寇莊周

並見蘇子瞻韓非論

石經

後漢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

李斯

見蘇子瞻志林魯隱公

陽冰

李陽冰善小篆自謂

倉頡後身時謂之筆虎

王介甫孔處士墓誌銘

世系

下孝弟忠信之效先見之於此

先生諱昉字甯極睦州桐廬縣尉諱詢之曾孫贈國子博士諱延滔之孫尙書都官員外郎諱昭亮之子自都官而上至孔子四十五世先生嘗欲舉進士已而悔曰吾豈有不得已於此邪遂居於汝州之龍興山而上葬其親於汝汝人爭訟之不可平者不聽有司而聽先生之一言不羞犯有司之刑而以不得於先生爲恥慶歷七年詔求天下行義之士而守臣以先生應詔於

不屈高節

卒葬妻女
補叙行誼
卽洗發前文之所以然爲篇中之主峰也

迴抱
由行略帶
高識遠想
不待於世
而節行卓
然自見推進一層說

是朝廷賜之米帛。又敕州縣除其雜賦。嘉祐三年。近臣多言先生有道德可用。而執政度以爲不肯屈。除守祕書省校書郎。致仕四年。近臣又多以爲言。乃召以爲國子監直講。先生辭。乃除守光祿寺丞。致仕五年。大臣有請先生爲其屬縣者。於是天子以知汝州龍興縣事。先生又辭未聽。而六月某日。先生終於家。年六十七。大臣有爲之請命者。乃特贈太常丞。至七年月日。弟瞻葬先生於堯山都官之兆。而以夫人李氏祔。李氏故大理評事昌符之女生。一女嫁爲士人妻。而先物故。先生事父母至孝。居喪如禮。遇人恂恂。雖僕奴不忍以辭氣加焉。衣食與田桑有餘。輒以賙其鄉里。貸而後不能償者。未嘗問也。未嘗疑人人。亦以故不忍欺之。而世之傳先生者多異。學士大夫有知而能言者。蓋先生孝弟忠信。無求於世。足以使其鄉人畏服之如此。而先生未嘗爲異也。先生博學尤喜易。未嘗著書。獨大衍一篇傳於世。考其行治。非有得於內。其孰能致此耶。當漢之東徙。高守節之士。而亦以故成俗。故當世處士之聞。獨多於後世。乃至於今。知名爲賢而處者。蓋亦無有幾人。豈世之所不尙。遂湮沒而無聞。抑士之趨操。亦有待於世耶。若先生固不爲有待於

世而卓然自見於時。豈非所謂豪傑之士者哉。其可銘也已。銘曰。

有入而不出。以身易物。有往而不反。以私其佚。嗚呼先生。好潔而無尤。匪佚之爲私。惟志之求。

註釋

汝州

今河南臨汝縣

龍興

今河南寶豐縣

王介甫臨川王君墓誌銘

總買揭明
孝字能竭吾才
主句上叙孝力能
孝之所推惟力是視
豐約兩面寫來以見
盡雖有不至
二句繳上逼真史漢
以下發議

孔子論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固有等矣。至其以事親爲始而能竭吾才。則自聖人至於士。其可以無憾焉。一也。余叔父諱師錫。字某。少孤。則致孝於其母。憂悲愉樂。不主於己。以其母而已。學於他州。凡被服飲食玩好之物。苟可以愜吾母而力能有之者。皆聚以歸。雖甚勞窘。終不廢。豐其母以及其昆弟姑姊妹。不敢愛其力之所能得。約其身以及其妻子。不敢慊其意。之所欲爲。其外行則自鄉黨鄰里。及其嘗所與遊之人。莫不得其歡心。其不幸而蚤死也。則莫不爲之悲傷歎息。夫其所以事親能如此。雖有不至。其亦可以無憾矣。自庠序聘舉之法壞。而國論不及乎閨門之隱。士之務本者。常詬於浮華淺薄之材。故余叔父之卒。年三十七。數以進士試於有司。而猶不得

上不以孝爲貴而務本之士。不見重於世。一層時論又以爲難爲賢。故王君不見重於世。二層己身無意。求人知一。君子惜無轉激宕。勸懲作。

祿賜以寬一日之養焉。而世之論士也。以苟難爲賢。而余叔父之孝。又未有以過古之中制也。以故世之稱其行者亦少焉。蓋以叔父自爲。則由外至者。吾無意於其間可也。自君子之在勢者觀之。使爲善者不得職而無以成名。則中材何以勉焉。悲夫。叔父娶朱氏。子男一人。某女子一人。皆尙幼。其葬也。以至和四年。祔於真州某縣某鄉銅山之原。皇考諫議公之兆。爲銘。銘曰。天孰爲之。窮孰爲之。爲吾能爲已矣。無悲。

註釋

慊

音歎。恨也。序。般曰序。周曰庠。鄉學之名也。

王介甫兵部員外郎馬君墓誌銘

海峯先生云序次與田太傅同一機法

馬君諱遵。字仲塗。世家饒州之樂平。舉進士。自禮部至於廷書。其等皆第一。守祕書省校書郎。知洪州之奉新縣。移知康州。當是時。天子更置大臣。欲有所爲。求才能之士。以察諸路。而君自大理寺丞除太子中允。福建路轉運判官。以憂不赴。憂除。知開封縣。爲江淮荆湖兩浙制置發運判官。於是君爲太常博士。朝廷方尊寵其使事。以監六路。乃以君爲監察御史。又以爲殿中侍

居官剛柔
悉協

不能以私
于之證

簡老

卒葬妻子

叙交誼徵
銘之由即
夾論身世
悲憤欲絕

御史遂爲副使已而還之臺。以爲言事御史至則彈宰相之爲不法者。宰相用此罷而君亦以此出知宣州。至宣州一日移京東路轉運使又還臺爲右司諫知諫院。又爲尙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同判流內銓數言時政多聽用。始君讀書卽以文辭辯麗稱天下。及出仕所至號爲辦治論議條鬯人反覆之而不能窮。平居頹然若與人無所諧。及遇事有所建。則必得其所守。開封常以權豪請託不可治。客至有所請。君輒善遇之。無所拒。客退視其事一斷以法。居久之人知君之不可以私屬也。縣遂無事。及爲諫官御史。又能如此。於是士大夫歎曰。馬君之智蓋能時其柔剛以有爲也。嘉祐二年。君以疾求罷職以出。至五六。乃以爲尙書吏部員外郎直龍圖閣。猶不許其出。某月某甲子君卒。年四十七。天子以其子某官爲某官。又官其兄子持國某官。夫人某縣君鄭氏。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君信州之弋陽縣歸仁鄉裏沙之原。君故與予善。予常愛其智略。以爲今士大夫多不能如。惜其不得盡用。亦其不幸早世。不終於富貴也。然世方懲尙賢任智之弊。而操成法以一天下之士。則君雖壽考且終於貴富。其所畜亦豈能盡用哉。嗚呼可悲也。

逼韓

已旣葬。夫人與其家人謀而使持國來以請曰。願有紀也。使君爲死而不朽。乃爲之論次而繫之以辭曰。

歸以才能兮。又予以時。投之遠塗兮。使驟而馳。前無禦者兮。後有推之。忽稅不駕兮。其然奚爲。哀哀斂婦兮。孰慰其思。墓門有石兮。書以余辭。

註釋

樂平

今江西樂平縣奉新

康州

今廣東高要縣

宣州

見韓退之奉新縣與崔羣書

弋陽

今江西弋陽縣

王介甫贈光祿少卿趙君墓誌銘

非人力所及

茅順甫云此篇如秋水可掬。又云王公文斂散曲折處有法。皆得之天授。

公殉節臣
當如此大
力振起

聽斷當於
民心自然
思之不然
伏後

儂智高反廣南。攻破諸州。州將之以義死者二人。而康州趙君。余嘗知其爲賢者也。君用叔祖蔭。試將作監主簿。選許州陽翟縣主簿。潭州司法參軍。數以公事抗轉運使。連劾奏君。而府將爲君訟於朝。以故得無坐。用舉者爲溫州樂清縣令。又用舉者就除寧海軍節度推官。知衢州江山縣。斷治出己。當於民心。而吏不能得民一錢。棄物道上。人無敢取者。余嘗至衢州。而君之去江山。蓋已久矣。衢人尙思君之所爲。而稱說之不容口。又用舉者改大理寺。

絕不矜張
而赴義之烈自見

從卒盡死
生色
補綴小事
知公性命
之學甚精
固非專尚
血氣者所
可比也
借卒葬可
以見二州
民心之不
忘謚染清
麗應前

丞知徐州彭城縣祀明堂恩改太子右贊善大夫移知康州至二月而儂智高來攻君悉其卒三百以戰智高爲之少郤至夜君顧夫人取州印佩之使負其子以匿曰明日賊必大至吾知不敵然不可以去汝留死無爲也明日戰不勝遂抗賊以死於是君年四十二兵馬監押馬貴者與卒三百人亦皆死而無一人亡者初君戰時馬貴惶擾至不能食飲君獨飽如平時至夜貴臥不能著寢君卽大鼾比明而後寤夫死生之故亦大矣而君所以處之如此嗚呼其於義與命可謂能安之矣君死之後二日而州司理譚必始爲之棺斂又百日而君弟至遂護其喪歸葬至江山江山之人老幼相攜扶祭哭其迎君喪有數百里者而康州之人亦請於安撫使而爲君置屋以祠安撫使以君之事聞天子贈君光祿少卿官其一子覲右侍禁官其弟子試將作監主簿又以其弟潤州錄事參軍師陟爲大理寺丞簽書泰州軍事判官廳公事君諱師旦字潛叔其先單州之成武人曾祖諱晟贈太師祖諱和尙書比部郎中贈光祿少卿考諱應言太常博士贈尙書屯田郎中自君之祖始去成武而葬楚州之山陽故今爲山陽人而君弟以嘉祐五年正月十六日

籍貫三代
及妻室

葬君山陽上鄉仁和之原。於是夫人王氏亦卒矣。遂舉其喪以祔。銘曰。
可以無禍。有功於時。玩君安榮。相顧莫爲。誰其視死。高蹈不疑。嗚呼康州銘
以昭之。

註釋

陽翟

今河南禹縣

潭州

今湖南長沙縣

樂清

今浙江樂清縣

江山

今浙江江山縣

彭城

見蘇子瞻徐州上皇帝書

悉

皆也

悉引兵渡河

軒

音翰。鼻聲爲

山陽

今江蘇淮安縣

碑誌類下編九

古文辭類纂評註卷四十九

桐城姚鼐纂集

王介甫廣西轉運使蘇君墓誌銘

王鉉默記云：歐陽文忠慶歷中爲諫官，銳意言事，大忤權貴，除修起居注知制誥未幾，以龍圖閣直學士爲河北都運使。

內侍供奉官王昭明同往相度河事，公言侍從出徒，故事無內臣同行之理。臣實恥之，朝廷從之。會公甥張氏幼孤，鞠育於家，嫁姪咸，與僕陳諫犯姦事，發鞠於開封府右軍巡院，張懼罪圖自解免。語引及公軍巡判官著作佐郎孫揆止勘張與諫通事，不復枝蔓。宰相聞之怒，再命太常博士三司、戶部判官蘇安世勘之，又差王昭明者監勘，蓋以公前事欲令釋憾也。昭明至獄，見安世所勘案牘駭曰：昭明在官家左右無三日不說歐陽修，今省判所勘乃迎合宰相意，加以大惡。異日昭明吃劍不得，安世聞之大懼，竟不易揆所勘，但劾歐公用張氏資買田產立戶事奏之。宰相大怒，公旣降知制誥，知滁州，而安世坐牒三司取錄問人吏不聞奏，降殿中丞泰州監稅。昭明降壽春監稅，其後王荊公爲蘇安世埋銘，盛稱能回此獄，而世殊不知揆守之於前，昭明主之於後，使安世不能有變改迎合也，則二人可謂奇士矣。

慶曆五年，河北都轉運使龍圖閣直學士信都歐陽修以言事切直爲權貴人所怒，因其孤甥女子有獄，誣以奸利事。天子使三司戶部判官太常博士武功蘇君與中貴人雜治。當是時，權貴人連內外諸怨修者爲惡言，欲傾修。銳甚。天下汹汹，必修不能自脫。蘇君卒白上曰：修無罪。言者誣之耳。於是權貴人大怒，誣君以不直。雖使爲殿中丞泰州監稅，然天子遂寤。言者不得意，而修等皆無恙。蘇君以此名聞天下。嗟乎！以忠爲不忠，而誅不當於有罪人，主之大戒。然古之陷此者，相隨屬，以有左右之讒，而無如蘇君之救，是以卒

叙次中能備輕重淺亦抑揚盡之法文

蘇君以剛字了
仁智二字
業次其二
法度中吏

至於敗亡而不寤。然則蘇君一動其功於天下豈小也哉。蘇君既出逐權貴人更用事。凡五年之間再赦而君六徙。東西南北水陸奔走。輒萬里。其心恬然無有怨悔。遇事強果。未嘗少屈。蓋孔子所謂剛者。殆蘇君矣。蘇君之仁與智又有足稱者。嘗通判陝府。當葛懷敏之敗。邊告急。樞密使使取道路戍還之卒。再戍儀渭。於是延州還者千人至陝。聞再戍大怨。卽讙聚謀爲變。吏白閉城。城中無一人敢出。君徐以一騎出。卒開諭慰止之。而以便宜還使者。戍卒喜曰。微蘇君吾不得生。陝人亦曰。微蘇君吾其掠死矣。有令刺陝西之民以爲兵。敢亡者死。旣而亡者得。有司治之以死。君輒縱去而言上曰。令民以死者爲事不集也。事集矣。而亡者猶不赦。恐其衆相聚而爲盜。惟朝廷幸哀憐愚民。使得自反。天子以君言爲然。而三十州之亡者皆不死。其後知坊州稅賦之無歸者。里正代爲之輸。歲弊大家數十。君悉鈞治。使歸其主。坊人不憂爲里正。自蘇君始也。蘇君諱安世。字夢得。其先武功人。後徙蜀。蜀亡。歸家於京師。今爲開封人。也曾大考諱進之。率府副率。大考諱繼。殿直。考諱咸熙。贈都官郎中。君以進士起家。三十二年。方侍郎云。起家自家起而尊用也。自荆公誤用而明代人遂有云以尙書起家以毛詩起家者。鼐按

之使跌宕行徑述真質而無此爲川簡峭筆友

在家曰居。出仕曰起。非必尊卑也。曰起家三十二年。猶言仕三十二年爾。義自可通。不可以明人之誤。而追貶荆公也。

其卒年五十九。爲廣西轉運使。而官止於屯田員外郎者。以君十五年不求磨勘也。君娶南陽郭氏。又娶清河張氏。爲清河縣君子四人。台文永州推官。祥文太廟齋郎。炳文試將作監主簿。彥文未仕。女子五人。適進士會稽江崧單州魚臺縣尉江山趙揚三人尙幼。君旣卒之三年。嘉祐二年十月庚午。其子葬君揚州之江都東甯鄉馬坊村。而太常博士知常州軍州事王某爲銘曰。

皇有四極。周綏以福。使維蘇君。奠我南服。元元蘇君。不圓其方。不晦其明。君子之剛。其枉在人。我得吾直。誰懟誰愠。祗天之役。日月有邱。其下冥冥。昭君無窮。安石之銘。

註釋

其功於天下

其代詞謂蘇君
有功于天下也

儀渭

今甘肅通渭
縣西南地鉤除

王介甫臨川吳子善墓誌銘

臨川吳氏。有子興宗。字子善。年二十喪母。而其父以生事付之。則先日出以作。後日入以息。日午矣。家一人未飯。其夫婦必尙空腹。天寒矣。其一人未續。其夫婦必尙單衣。蓋如此者二十年而終。三十年而已死。凡嫁五妹。辦數喪。

奇氣矣

教之有法
亦躬行之效

卒葬及作
銘之由

又以其筋力之餘及於鄉黨。苟有故必我勞人佚先往後歸而尤篤於友愛。見弟有過則顏色愈溫須飲酒歡極之間乃微示以意既而卽泣下曰吾親屬我以汝吾所以不避艱險者保汝而已其弟終感悟悔改爲善士以文學名於世此待其弟乃爾若於他人則絕口不涉其非然里中少年聞其聲歎之音往往逃匿若匿不及則俛首恐愧而嘗有所結一至訟庭及著械同結數十人爲之皆哭掌獄者驚起白守守立免焉其見畏愛多此類某謂其父爲諸舅甚知其所爲故於其弟子經孝宗之求誌以葬也爲道而不辭子善嘗應進士舉後專於耕養遂不復應其死以治平四年八月九日而十二月十五日與其母黃氏共葬於靈源村父墓之域中父諱偃亦有行義用疾弗仕祖諱表微尙書屯田員外郎曾祖諱英殿中丞初妻姓王氏一男良弼皆前卒再娶楊氏生薨适枉薨始九歲而四女幼者一歲云

註釋

纊絮

音卦或作里
行有礙也

治平

見蘇子瞻
上皇帝書

王介甫葛興祖墓誌銘

許州長社縣主簿葛君諱良嗣字興祖其先處州之麗水人而興祖之父徙

籍貫
三代

觀其小事
不怠真能
有所爲者

稱其小仕
而不息忽
是極善譽

居明州之鄞。興祖葬其父潤州之丹徒。故今又爲丹徒人矣。曾大父諱遇。不仕。大父諱吁。贈尙書都官郎中。父諱源。以尙書度支郎中終仁宗時度支君三子。當天聖景祐之間。以文有聲。赫然進士中。先人嘗受其贊。閱之終篇。而屢歎葛氏之多子也。旣而三子者。伯仲皆蚤死。獨其季在。卽興祖。興祖博知多能。數舉進士。角出其上。而刻勵修潔。篤於親友。慨然欲有所爲。以效於世者也。年四十餘。始以進士出仕州縣。餘十年。而卒窮於所遇。以死嗟乎。命不可控引。而才之難恃。以自見。蓋久矣。然興祖於仕未嘗苟。聞人疾苦。欲去之如在己。其臨視雖細。故人不以屬耳目者。必皆致其心。論者多怪之曰。興祖且老矣。弊於州縣。而服勤如此。余曰。是乃吾所欲於興祖。夫大仕之則奮。小仕之則怠。忽以不治。非知德者也。興祖聞之。以余言爲然。興祖娶胡氏。又娶鄭氏。其卒年五十三。實治平二年三月辛巳。其葬以胡氏祔。在丹徒之長樂鄉顯揚村。卽其年十一月某甲子也。興祖三男子。繫蘊皆有文學。繫許州臨潁縣主簿。蘊鄧州穰縣主簿。蘋尙幼也。四女子皆未嫁云。銘曰。

妻子卒葬

註釋

長社

今河南長葛縣

麗水

今浙江麗水縣

鄞

今浙江鄞縣

丹徒

見歐陽永叔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

天聖景祐

並宋仁宗年號

維甥

見歐陽永叔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

角也
校也
愁也
凝去聲且
見然自佳多佳習

王介甫金溪吳君墓誌銘

一悲一解
吳君可以無恨矣
此機軸於公爲妙
見在不自佳多佳

君和易罕言。外如其中言。未嘗極人過失。至論前世善惡。其國家存亡治亂成敗所由。甚可聽也。嘗所讀書甚衆。尤好古而學其辭。其辭又能盡其議論。年四十三。四以進士試於有司。而卒困於無所就。其葬也。以皇祐六年某月日撫州之金溪縣歸德鄉石廩之原。在其舍南五里。當是時。君母夫人旣老。而子世隆。世範。皆尙幼。三女子。其一卒。其二未嫁云。嗚呼。以君之有。與夫世之貴富而名聞天下者計焉。其獨歎彼耶。然而不得祿以行其意。以祭以養。以遺其子孫以卒。此其士友之所以悲也。夫學者將以盡其性。盡性而命可知也。知命矣。於君之不得意。其又何悲耶。銘曰。

蕃君名字彥弼。氏吳。其先自姬出。以儒起家。世冕黻。獨成之難幽。以折厥銘。維甥訂君實。

註釋

金溪

今江西金溪縣

變調

王介甫亡兄王常甫墓誌銘

眞至之文
峭折之等
此等機杼
先生屢用
之

本祭十二
郎文而以
傳不傳
轉呻痛

先生七歲好學。毅然不苟戲笑。讀書二十年。當慶歷中。天子以書賜州縣大置學。先生學完行高。江淮間州爭欲以爲師。所留輒以詩書禮易春秋授弟子。慕聞來者往往千餘里。磨礪淬濯成就其器不可勝數。而先生始以進士下科補宣州司戶。至三月轉運使以監江甯府鹽院。又三月卒。又七月葬。則卒之明年四月也。實皇祐四年。墓在先君東南五步。先君姓王氏。諱益。官世行治。既有銘。先生其長子。諱安仁。字常甫。年三十七。生兩女。嗚呼。先生之道德。蓄於身而施於家。不博見於天下。文章名於世。特以應世之須爾。大志所欲論著。蓋未出也。而世之工言能使不朽者。又知先生莫能深。嗚呼。先生之所存。其卒於無傳耶。始先生常以爲功與名不足懷。蓋亦有命焉。君子之學。盡其性而已。然則先生之無傳。蓋不憾也。雖然。先生孝友最隆。委百世之重而無所屬以傳。有母有弟。方壯而奪之。使不得相處以久。先生尙有知。其無窮憂矣。嗚呼。以往而推存。痛其有已耶。痛其有已邪。先生有文十五卷。其弟既次以藏其家。又次行治藏於墓。嗚呼。酷矣極矣。銘止矣。其能使先生傳邪。

註釋 慶歷皇祐

並宋仁宗年號

王介甫王平甫墓銘

此文脫胎
李元賓墓
誌

簡潔謹嚴
無一贋語
通篇承接
處有若一
筆書而痛
惜之意自
見於詞表

君臨川王氏。諱安國。字平甫。贈太師中書令諱明之曾孫。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諱用之之孫。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康國公諱益之子。自卯角未嘗從人受學。操筆爲戲。文皆成理。年十二出其所爲銘詩賦論數十篇。觀者驚焉。自是遂以文學爲一時賢士大夫譽歎。蓋於書無所不該。於詞無所不工。然數舉進士不售。舉茂才異等。有司考其所獻序言第一。又以母喪不試。君孝友養母盡力。喪三年。常在墓側。出血和墨。書佛經甚衆。州上其行義。不報。今上即位。近臣共薦君材行卓越。宜特見招選。爲繕書其序言以獻。大臣亦多稱之。手詔褒異。召試。賜進士及第。除武昌軍節度推官。教授西京國子。未幾。校書崇文院。特改著作佐郎。祕閣校理。士皆以謂君且顯矣。然卒不偶。官止於大理寺丞。年止於四十七。以熙甯七年八月十七日不起。越元豐三年四月二十七日葬江甯府鍾山。母楚國太夫人墓左。百有十六步。有文集六十卷。妻曾氏。子旂。旂女壻葉濤。處者四女。濤有學行知名。旂亦皆嶷嶷。

有立君祉所施庶在於此

註釋

熙寧元豐

並宋神宗年號

旌

音

旄

音

嶷

音宜小兒有知也

籍貫三代

王介甫僊源縣太君夏侯氏墓碣

僊源縣太君夏侯氏。濟川鉅野人。尙書駕部員外郎諱辰之子。翰林侍讀學士。尙書戶部侍郎謙公諱嶠之孫。贈太子太師諱浦之曾孫。尙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知鄧州軍州事。陽夏公謝氏諱絳之夫人。太常博士通判汾州軍州事。景初之母。年二十三卒。後五年葬杭州之富陽。於是時陽夏公爲太常丞。祕閣校理。博士生五歲矣。而其女兄一人亦幼。又十五年康定二年。博士舉夫人如鄧。以合於陽夏公之墓。而臨川王某書其碣曰。

夫人之賢
皆從旁面
叙出

夫人以順爲婦。而交族親以謹。以嚴爲母。而撫媵御以寬。陽夏公之名。天下莫不聞。而曰吾不以家爲恤。六年於此者。夫人之相我也。故於其卒。聞者欲其有後。而夫人之子果以才稱於世。嗚呼。陽夏公之事在太史。雖無刻石。吾知其不朽矣。若夫夫人之善。不有以表之隧上。其能與公之烈相久而傳乎。此博士所以屬予之意也。予讀詩。惟周士大夫侯公之妃。修身飭行。動止以表矯之故。

用經義爲
佐證借世
俗爲反形

詩禮之神

禮能輔佐勸勉其君子。而王道賴以成。蓋其法度之教非一日。而習俗不得不不然也。及至後世。自當世所謂賢者。於其家不能以獨化。而夫人卓然如此。惜乎其蚤世也。顧其行治。雖列之於風。以爲後世觀。豈愧也哉。

註釋

仙源

見給事中孔公墓誌銘

濟川鉅野

今山東濟寧道鉅野縣南

富陽

今浙江富陽縣

隧

墓道自平地陂陀斜下以入墳壙者曰隧。隧上謂墻

道之
上也。

王介甫曾公夫人萬年縣太君黃氏墓誌銘

無奇特之
行而中庸
無遺美
無德幾

夫人江寧黃氏。兼侍御史知永安場。諱某之子。南豐曾氏。贈尚書水部員外郎。諱某之婦。贈諫議大夫。諱某之妻。凡受縣君封者四。蕭山江夏遂昌洛陽。受縣太君封者二。會稽萬年。男子四。女子三。以慶歷四年某月日卒於撫州。壽九十九。明年某月葬於南豐之某地。夫人十四歲無母。事永安府君至孝。修家事有法。二十三歲歸曾氏。不及舅水部府君之養。以事永安之孝事姑。陳留縣君。以治父母之家。治夫家。事姑之黨。稱其所以事姑之禮。事夫與夫之黨。若嚴父然。眎子慈。眎子之黨。若子然。每自戒不處白人善否。有問之。曰。順爲正。婦道也。吾勤此而已。處白人善否。靡靡然爲聰明。非婦人宜也。以

自不可及
感化之效

此爲女與婦。其傳而至於沒。與爲女婦時弗差也。故內外親無老幼疎近無智不能尊者皆愛。輩者皆附。卑者皆慕之。爲女婦在其前者多自歎不及後來者皆曰可矜法也。其顏色在視聽則皆得所欲。其離別則涕洟不能捨。有疾皆憂。及喪來弔哭皆哀有餘於戲。夫人之德如是。是宜有銘者。銘曰。

女子之德。煦願愉愉。教隳弗行。婦妾乘夫。趨爲亢厲。勵之顓愚。猗嗟夫人。惟德之經。媚於族姻。柔色淑聲。其究女初。不傾不盈。誰疑不信。來監於銘。

註釋

撫州

今江西臨川縣南豐

見曾子固先大夫集後序。時同

王介甫僊居縣太君魏氏墓誌銘

從義論起
終節無變
志篇旨

籍貫家世
作配

臨川王某曰。俗之壞久矣。自學士大夫多不能終其節。況女子乎。當是時。僊居縣太君魏氏抱數歲之孤。專屋而閒居。躬爲桑麻以取衣食。窮苦困阨。久矣。而無變志。卒就其子以能有家。受封於朝。而爲里賢母。嗚呼。其可銘也。於其葬爲序而銘焉。序曰。魏氏其先江甯人。太君之曾祖諱某。光祿寺卿。祖諱某。池州刺史。考諱某。太子諭德。皆江南李氏時也。李氏國除。而諭德易名居中。退居於常州。以太君爲賢。而選所嫁。得江陰沈君諱某。曰。此可以與吾女。

六句慨世
俗作反照
八句贊夫
人

特著年歲
與無變
照應之
上孤句
歲德之
後志應

矣。於是時太君年十九歸沈氏。歸十年生兩子。而沈君以進士甲科爲廣德軍判官以卒。太君親以詩論語孝經教兩子。兩子就外學時數歲耳。則已能誦此三經矣。其後子迴爲進士。子遵爲殿中丞。知連州軍州。而太君年六十有四。以終於州之正寢。時皇祐二年六月庚辰也。嘉祐二年十二月庚申。兩子葬太君江陰申港之西懷仁里。於是遵爲太常博士。通判建州軍州事。而沈君贈官至太常博士。銘曰。

山朝於躋。其下惟谷。纘我博士。夫人之淑。其淑維何。博士其家。二子翼翼。萼跗其華。說說諸孫。其實其葩。孰云其昌。其始萌芽。皇有顯報。曰維在後。碩大蕃衍。刲牲以告。視銘考施。夫人之效。

註釋
詭詫

音莘衆多
和集之貌

王介甫鄭公夫人李氏墓誌銘

尚書祠部郎中贈戶部侍郎安陸鄭氏諱紓之夫人追封汝南郡太君李氏者。尚書駕部郎中贈衛尉卿文蔚之子也。光州僊居縣令贈工部員外郎諱

仙居今浙江仙居縣池州見歐陽永叔翰林院侍講給事中梅公墓誌銘

李氏指南唐

常州今江蘇武進縣

連州見韓退之柳子厚墓

孤句

古文辭類纂詳記

如未嘗貧
主句寫夫
人帶寫其
夫以證其
感化之效

帖之孫以祥符九年嫁至天聖九年年三十二以八月壬辰卒於其夫爲安州應城縣主簿之時後三十七年爲熙甯元年八月庚申祔於其夫安陸太平鄉進賢里之墓於是夫人兩子彌爲祕書丞知潭州攸縣解爲翰林學士尙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一女子嫁郊社齋郎張蒙山夫人敏於德詳於禮事皇姑稱孝內諧外附上下裕如鄭公大姓嘗以其富主四方之游士至侍郎則始貧而專於學夫人又故富家盡其資以助賓祭補紩澣濯饋爨朝夕人有不任其勞苦夫人歡終日如未嘗貧故侍郎亦以自安於困約之時如未嘗富鄭氏蓋將日顯矣而夫人不及其顯祿嗚呼良可悲也於其葬臨川人王某爲銘曰

于嗟夫人歸孔昭兮。窈其爲德婉有儀兮。命云如何壯則萎兮。烝烝令子悲慕思兮有嚴葬祔祭祀祇兮。告哀無窮銘此詩兮。

註釋

祥符

宋真宗年號

應城

見歐陽永叔大理寺丞狄君墓誌銘

安陸

今湖北鍾祥縣

攸

今湖南攸縣

饋

音熾。炊黍稷曰饋儀禮特牲饋食禮主婦

視饋鑿于西堂下

古文辭類纂評註卷四十九終

碑誌類下編十

古文辭類纂評註卷五十

桐城姚鼐纂集

歸熙甫亡友方思曾墓表

海峯先生云學荆公爲文折旋有氣

墓叙卒葬表

蓋字起一段前半以天之生材難天之成材尤難立後半接材竟憤曾入思高不遇禪旨以應論句

余友方思曾之沒。適島夷來寇。權厝於某地。已而其父長史公官四方。子昇幼不克葬。某年月日始祔於其祖侍御府君之墓。來請其墓上之文。亦以葬未有期。不果爲。至是始畀其子。昇。俾勒之於石。蓋天之生材甚難。其所以成就之尤難。夫其生之者。率數千百中之人。得一人而已耳。其一人者。果出於數千百人之中。則其所處必有以自異。而不肯同於數千百人之爲。而其所值又有以激之。是以不克安。居徐行。以遽入於中庸之道。則天之所以成材者。其果尤難也。思曾少負奇逸之姿。年二十餘。以禮經爲京闈首薦。旣一再試。春闈不利。則使人具書幣走四方。求嘗已得高第者。與夫邑里之彥。悉置之於之外者。則使人具書幣走四方。求嘗已得高第者。與夫邑里之彥。悉置之於家。而館餼之。其人亦有爲顯官以去者。然思曾自负其材。顧彼之術。實不能。

思曾前半
後嗣後半
插入自己
追憶與思
往還愛慕

有加於吾。遂厭棄不能以久。方其試而未得也。則憤憾而有不屑之志。其後每偕計吏行。時時絕大江。徘徊北岸。輒返棹登金焦二山。徜徉以歸。與其客飲酒放歌。絕不與豪貴人通。間與之相涉。視其齷齪。必以氣陵之。聞爲佛之學於臨安者。思曾往師之。作禮讚歎。求其解說。自是遇禪者。雖其徒所謂墮龍啞羊之流。卽跪拜施舍。冀得真乘焉。而人遂以思曾果溺於佛之說。不知其有所不得志而肆意於此。以是知古之毀服童髮。逃山林而不處。未必皆精志於其教。亦有所憤而爲之者也。以思曾之材。有以置之。使之無憤憾之氣。其果出於是耶。然使假之以年。以至於今。又安知其憤憾不益甚。而將不出於是耶。抑彼其道空蕩翛然。不與世競。而足以消其憤憾之氣耶。抑將平其氣無待於外。安居徐行。而至於中庸之塗也。此吾所以歎天之成材爲難也。思曾諱元儒。後更爲欽儒。曾祖曰麟。贈承德郎。禮部主事。祖曰鳳。朝列大夫。廣東僉事。前監察御史。父曰築。今爲唐府長史。侍御。與兄鵬同年舉進士。侍御以忤權貴出。而兄爲翰林春坊。至太常卿。亦罷歸。思曾後起。謂必光顯於前之人。而竟不得位。以歿。時嘉靖某年月日也。春秋四十。娶朱氏。福建都

表墓揭出
天字以應
論旨

轉運鹽使司判官希陽之女男一人昇女三人皆側出思曾少善余余與今李中丞廉甫晚步城外隍橋每望其廬悵然而返其相愛慕如此後余同爲文會又同舉於鄉思曾治園亭田野中至梅花開時輒使人相召余多不至而思曾時乘肩輿過安亭江上必盡醉而歸嘗以余文示上海陸詹事子淵有過獎之語思曾凌曉乘船來告余非求知於世者而亦有以見思曾愛余之深也思曾之葬也陳吉甫旣爲銘余獨痛思曾之材使不得盡其所至亦爲之致憾於天而已矣

註釋

厝浮葬

也齷齪急促局陋貌

啞羊

法苑珠林若人禮拜不得如啞羊不語當相問訊

嘉靖

見周弦齋壽序

歸熙甫趙汝淵墓誌銘

宋熙陵九王子其八爲周恭肅王元儼恭肅王生定王允良定王生安康郡王宗絳安康郡王生南陽侯仲鑛南陽侯生處州兵馬鈐轄士翮士翮始遷嚴陵士翮生保義郎不玷又自嚴陵徙浦江不玷生三觀使武經郎善近善近生武翼郎汝涅汝涅生崇儀自定王以後至崇儀始失其官爲士庶崇儀生必俊必俊生良仁始自浦江徙吳今長洲之金莊也良仁生友端友端生

妻室及卒
葬後嗣

六句北狩
公族被俘

六句周王
裔散處延

六句有士
祚行克承世澤

季永。季永生同芳。同芳生瓛。瓛生四子濂。潛深濱。潛者汝淵諱也。汝淵於兄弟次在二。授室於昆山真義里朱氏。汝淵年六十有六。卒嘉靖四十二年十二月某日。朱孺人年五十五。卒嘉靖三十八年正月某日。生子男一人。世貞。孫男四人。和平。和順。和德。皆夭。最後生和敬。孫女一人。其葬以隆慶二年十二月某日。墓在長洲之某鄉。宋自青城之難。王子三千餘人。盡爲北俘。其散處四方。僅僅有存者。若周王之後。以詩書世其家。故譜系頗可攷。其在長洲同魯。其賢者也。同魯於汝淵爲再從父。汝淵夫婦孝敬修士人之行。世貞方將以進士起其家。世貞於余先妻魏氏。內外兄弟也。故屬余銘。銘曰。

宋失維城。宗淪於朔。哀哉重昏。鼎折覆餗。不仁之殃。迨其九族。存者子遺。逃竇而延。惟恭肅王。當世稱賢。宜其子孫。百葉以傳。宜君宜王。今爲士庶。亦修於家。魚菽以祭。曷以銘之。不媿其世。

註釋

涅音

站奚

隆慶明穆宗年號

青城

之難

靖康元年十一月金人破京師

欽宗如青城

粘沒喝軍

奉表稱降

留二宿乃還

二年二月

范瓊逼上

皇及后妃太子如青城。四月。金人以二帝及后妃。太子宗戚諸臣等北去。

歸熙甫沈貞甫墓誌銘

此叙其往還之相

由還親密之

此論貞甫之爲人及死以遷古瘁相感益深矣

此言貞甫死後之寂

自余初識貞甫時。貞甫年甚少。讀書馬鞍山浮屠之偏。及余娶王氏。與貞甫之妻爲兄弟。時時過內家相從也。余嘗入鄧尉山中。貞甫來共居。日遊虎山。西崦上下諸山。觀太湖七十二峯之勝。嘉靖二十年。余卜居安亭。安亭在吳淞江上。界崑山嘉定之壤。沈氏世居於此。貞甫是以益親善。以文字往來無虛日。以余之窮於世。貞甫獨相信。雖一字之疑。必過余考訂。而卒以余言爲然。蓋余屏居江海之濱。二十年間。死喪憂患。顛倒狼狽。世人之所嗤笑。貞甫了不以人之說而有動於心。以與之上下。至於一時富貴翕赫。衆所觀駭。而貞甫不予易也。嗟夫。士當不遇時。得人一言之善。不能忘於心。余何以得此於貞甫耶。此貞甫之歿。不能不爲之慟也。貞甫爲人伉厲。喜自修飾。介介自持。非其人未嘗假以詞色。遇事激昂。僵仆無所避。尤好觀古書。必之名山及浮屠老子之宮。所至掃地焚香。圖書充几。聞人有書。多方求之。手自抄寫。至數百卷。今世有科舉速化之學。皆以通經學古爲迂。貞甫獨於書知好之如此。蓋方進於古而未已也。不幸而病。病已數年。而爲書益勤。余甚畏其志。而憂其力之不繼。而竟以病死。悲夫。余初在安亭。無事每過其精廬。啜茗論文。

冥悲嘆

此叙卒葬
及其妻氏
後嗣

或至竟日。及貞甫沒而余復往。又經兵燹之後。獨徘徊無所之益。使人有荒江寂寞之歎矣。貞甫諱果。字貞甫。娶孟氏。無子。養女一人。有弟曰善。繼善述其卒。以嘉靖三十四年七月日。年四十有二。卽以是年某月日。葬於某原之先塋。可悲也已。銘曰。

天乎命乎不可知。其志之勤而止於斯。

註釋

馬鞍山

一名崑山。在江蘇崑山縣。山上有浮屠。

鄧尉山

一名光福山。在江蘇吳縣西南。

嗤笑翕合。

浮屠

見歐陽永叔文序

惟儼文序

釋惟儼文序

見歐陽永叔文序

惟儼文序

序老子

道教之祖。李伯陽也。

歸熙甫歸府君墓誌銘

敘爲田處極酣恣似貨殖傳

祖父妻室
後嗣卒葬

歐公銘貫
世系籍貫

府君姓歸氏。諱椿。字天秀。大父諱仁。父諱祚。母徐氏。嘉靖十五年正月初八日卒。年七十一。娶曹氏。父諱永大。母高氏。嘉靖十年三月十九日卒。年六十八。子男三。雷霆電女一。適錢操。孫男四。諫縣學生。謨訓皆國學生。讓幼女三。曾孫男六。以嘉靖二十六年十二月庚申日合葬於馬涇。實瀆涇。按歸氏出春秋胡子。後滅於楚。其子孫在吳。世爲吳中著姓。至唐宣公。仍世貴顯。封爵。

叔父尤詳
於世震川
亦師其意

深悉水利
農學敘利
酣態頗似
貨殖傳

君初爲
農。已乃延禮師儒。教訓諸孫。彬彬向文學矣。府君少時。亦嘗讀書。後棄之。夫婦晨夜力作。白茆在江海之墟。高仰瘠鹵。浦水時浚時淤。無善田。府君相水遠近。通溪置閘。用以灌溉。其始居民鮮少。茅舍歷落數家而已。府君長身古貌。爲人倜儻。好施舍。田又日墾。人稍稍就居之。遂爲廬舍。市肆如邑居云。晚年諸子悉用其法。其治數千畝。如數十畝役屬百人。如數人。吳中多利水田。府君家獨以旱田。諸富室爭逐肥美。府君選取其穢者。曰顧吾力可不可。田無不可耕者。人以此服府君之精。蓋古之王者之於田功勤矣。下至保介田。畯。遂師。遂大夫。縣正。里宰。司稼。設官用人。如是悉也。漢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時趙過。蔡癸之徒。皆以好農爲大官。今天下田獨江南治耳。中原數千里。三代畎澮之迹。未有復也。議者又欲放前元海口萬戶之法。治京師瀕海萑葦之田。以省漕壯國本。茲事行之實便。而久不行。豈不以任事者難其人耶。或往往歎事功之不立。謂世無

官序。具載唐史。宋湖州判官罕仁居太倉。其別子居常熟之白茆。居白茆已數世矣。由湖州而下。差以昭穆。府君我曾大父城武公兄弟行也。府君初爲人。已乃延禮師儒。教訓諸孫。彬彬向文學矣。府君少時。亦嘗讀書。後棄之。夫婦晨夜力作。白茆在江海之墟。高仰瘠鹵。浦水時浚時淤。無善田。府君相水遠近。通溪置閘。用以灌溉。其始居民鮮少。茅舍歷落數家而已。府君長身古貌。爲人倜儻。好施舍。田又日墾。人稍稍就居之。遂爲廬舍。市肆如邑居云。晚年諸子悉用其法。其治數千畝。如數十畝役屬百人。如數人。吳中多利水田。府君家獨以旱田。諸富室爭逐肥美。府君選取其穢者。曰顧吾力可不可。田無不可耕者。人以此服府君之精。蓋古之王者之於田功勤矣。下至保介田。畯。遂師。遂大夫。縣正。里宰。司稼。設官用人。如是悉也。漢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時趙過。蔡癸之徒。皆以好農

此等文
神實歐王
得史記之
所未闡

其人若府君豈非世之所須也銘曰。

補述遠祖
詳序所畧
十二句世
系十句府君
力田生聚

昔在顓頊曰惟我祖。緜緜汝穎。蹙於荆楚。迄唐而昌。鳴玉接武。湖州來東海。
魚爲伍。亦有別子。居白茆浦。曠然江海。寂無煙火。孰生聚之。府君之撫。府君
頑頑。才無不可。實瞞晦之。終古瀉鹵。黍稷薿薿。有萬斯畝。曷不虎符藏於茲
土。

註釋

墮水邊
地也

磽地之堅硬瘠薄者曰磽

萑葦也

薿薿音擬茂也

歸熙甫女二二嘵志

女二二生之年月戊戌戊午。其日時又戊戌戊午。余以爲奇。今年余在光福
山中。二二不見。余輒常常呼余。一日余自山中還。見長女能抱其妹。心甚喜。
及余出門。二二尙躍入余懷中也。旣到山數日。日將晡。余方讀尙書。舉首忽
見家奴在前。驚問曰。有事乎。奴不即言。第言他事。徐卻立曰。二二今日四鼓
時已死矣。蓋生三百日而死。時爲嘉靖己亥三月丁酉。余旣歸。爲棺斂。以某
月日瘞於城武公之墓。嗚呼。余自乙未以來多在外。吾女生旣不知。而死又
不及見。可哀也已。

嗚咽

此等小文
無依傍絕
高古

從小事點
綴着色字
字帶悽惋
之氣是震
川之所獨

註釋

瘞

音翳埋
藏也

光福

卽鄧
尉山

歸熙甫女如蘭壙志

須浦先塋之北。纍纍者故諸殯冢也。坎方封有新土者。吾女如蘭也。死而埋之者。嘉靖乙未中秋日也。女生踰周。能呼余矣。嗚呼。母微而生之又艱。余以其有母也。弗甚加撫。臨死乃一抱焉。天果知其如是。而生之奚爲也。

註釋

殯

音商禮記年十六至十九死爲長殯十一至十五死爲中殯八歲至十一歲死爲下殯七歲以下爲無服之殯生未三月不爲殯

微衰弱也

歸熙甫寒花葬志

婢魏孺人媵也。嘉靖丁酉五月四日死。葬虛邱。事我而不卒命也。夫婢初媵時。年十歲。垂雙鬟。曳深緣布裳。一日天寒。爇火煮粥。熟婢削之盈甌。余入自外取食之。婢持去不與。魏孺人笑之。孺人每令婢倚几旁飯。即飯目眶冉冉動。孺人又指余以爲笑。回思是時。奄忽便已十年。吁可悲也已。

註釋

媵

音孕送也以姪嫁女曰媵猶今言陪嫁也

方靈臯杜蒼略先生墓表

寫先生之

先生姓杜氏。諱界。字蒼略。號些山。湖廣黃岡人。明季爲諸生。與兄濬避亂居

通以茶村
之峻形起

金陵即世所稱茶村先生也。二先生行身畧同而趣各異。茶村先生峻廉隅。孤特自遂。遇名貴人必以氣折之於衆人未嘗接語言。用此叢忌嫉。然名在天下。詩每出。遠近爭傳誦之。先生則退然一同於衆人。所著詩歌古文。雖子弟弗示也。方壯喪妻。遂不復娶。所居室漏且穿。木榻敝帷。數十年未嘗易室。中終歲不掃除。有子教授里巷間。窶艱。每日中不得食。男女啼號。客至無水漿。意色間無幾微不自適者。間過戚友。坐有盛衣冠者。即默默去之。行於途。嘗避人。不中道與人語。雖兒童廝輿。惟恐有傷也。初余大父與先生善。先君子嗣從遊。苞與兄百川亦獲侍焉。先生中歲道仆。遂跛。而好遊。非雨雪常獨行。徘徊墟莽間。先君子暨苞兄弟。暇則追隨尋花蒔。玩景光。藉草而坐。相視而嘻。沖然若有以自得。而忘身世之有係牽也。辛未壬申間。苞兄弟客遊燕齊。先生悄然不怡。每語先君子曰。吾思二子。亦爲君惜之。先生生於明萬曆丁巳四月初九日。卒於康熙癸酉七月十九日。年七十有七。後茶村先生凡七年。而得年同。所著些山集藏於家。其子琰以某年月日卜葬某鄉某原來。徵辭銘曰。

有此知先生之通而
峻特其外廉隅亦仍
與茶村不同耳
寫先生之
沖澹以自己及父兄
插入愈見
仍以茶村
伴收

蔽其光中不息也。虛而委蛇與時適也。古之人歟此其的也。

註釋

黃岡

見韓退之
曹成玉碑

跋

音播足大邱
偏廢也墟也

莽

草也高丈許葉長橢圓形有透明

小點花瓣細長色黃白氣臭有毒

係同繫

萬

小點花瓣細長色黃白氣臭有毒

綽也萬

見韓退之
曹成玉碑

跋音播足大邱
偏廢也墟也

莽草也高丈許葉長橢圓形有透明

小點花瓣細長色黃白氣臭有毒

綽也萬

歷述爲人
欽慕及盡職

歷年號

明神宗

康熙

清聖祖

方靈臯李抑亭墓誌銘

雍正十年冬十月朔後九日過吾友抑亭遂赴海淀次日歸聞抑亭蹙而瘖日再往視越六日而死始予見君於其世父文貞公所終日溫溫非有問不言及供事蒙養齋始習而慕焉期月而后無貴賤老少背面皆曰李君君子人也其後予移武英殿領修書事首舉君自助殿中無貴賤老少稱之如蒙養齋君自入翰林再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典試雲南士論翕然視學江西高安朱相國每曰百年中無或並也按察使李蘭以咨革諸生君常難之劾君牽制有司之法而彈章亦具列其廉明予自獲交文貞習於李氏族姪及泉漳間士大夫其私論鄉人各向皆有而信君無異辭君被劾當降補國子監丞羣士日夜望君之至既受職長官相慶而泣事未彌月用此六館之士尤深痛焉往者歲在戊申君弟鍾旺蹙而瘖卒於君寓予旣哭而銘之君在江病同其兄

先叙其子弟之喪後述其死亡之速處處以見親密故舊手情既撤不堪文亦酷似廬陵節哀譽

籍貫科第著述

父母兄弟

妻室子女

兩弟並叙
繖上

西喪其良子清江。又爲之銘以塞君悲。而今復見君之死。古者親舊相與宴樂。而樂歌之辭。乃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有以也。君在蒙養齋及殿中。與予共晨夕。各一二年。返自江西。無兼旬不再三見者。辛亥春。予益病衰。凡公事必私引君自助。無旬日不再三見者。一日不見而君疾。一言不接而君死。故每欲銘君。則愴然不能舉其辭。喪歸有日矣。乃力疾而就之。君諱鍾僑。字世邵。福建泉州安溪縣人。康熙壬午舉於鄉。壬辰成進士。年四十有四。所著論語孟子講蒙十卷。詩經測義十卷。易解八卷。藏於家。尙書周官皆有說未就。父諱鼎徵。康熙庚申舉人。戶部主事。誥授奉直大夫。母莊氏。贈宜人。兄弟五人。四舉甲乙科。兄天寵。自入翰林十餘年。與君相依。皆不取室人。自隨痛兩弟羈死。乃引疾送君之喪以歸。君娶黃氏。敕封孺人。子五人。四舉甲乙科。長清載。庚戌進士。兵部武選司額外主事。次清芳。癸卯舉人。揀選知縣。次清江。癸卯舉人。揀選知縣。次清愷。壬子副榜貢生。次清時。壬子舉人。世父撫爲己子。女一。適士族。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銘詞開闔層折

夫人而今誰與歸

註釋

海淀

在京師一墅失足顛

瘡口不能言謂之瘡

雍正清世宗年號

劉才甫舅氏楊君權厝誌

總揭人品
無子篇中
之眼

舅氏楊君。諱紹夷。字穉棠。於書無所不讀。少工爲科舉之文。而鬱不得志。既困無所合。而讀書益奮發不衰。年已老。頭白且禿。猶依燈火坐讀禮經。至城上三鼓不輟。蓋君之於書。自其天性。而非以求名聲利祿也。舅氏性剛直。於尋常人未嘗苟有所酬答。與鄉人處。雖貴顯有不善。卽面責。不少依阿。臨財廉執事果。可謂好學有道君子者也。娶邱氏。累生男不育。而舅氏遂無子。以康熙六十年六月二十七日病癰而卒。嗚呼。可痛也。舅氏於諸甥中。尤愛憐櫬。嘗撫予指吾父而言曰。此子殆能大劉氏之門。然未知吾及見之否。平居設酒食。召櫬與飲。舅氏自提觴行趣。令醉。已醉不能飲。舅氏笑曰。予性嗜酒。每過從人家飲酒。主飲者不趣予飲。吾意輒不樂。以此度人意皆然。乃者舅氏實飲汝酒。當不使甥意不樂也。酒半。仰首歎歎。徐顧謂櫬曰。予窮於世。今老。日暮且死。然未有子息。汝讀書能爲古文辭。其傳於後世無疑。當爲

借飲酒設色筆極曲折逼真震

繩上無子
淒然欲絕

我作傳。則吾雖無子。猶有子焉。櫬受命而退。未及爲而舅氏遂舍予以卒。悲夫君既卒之七日。其兄子某以君之柩權厝於縣城北月山之麓。櫬涕泣而爲之誌。

註釋

依阿

依違而曲阿也。

癰

外症也。生於肌肉堅厚之處。曲阿者爲癰。不赤腫者爲疽。

歔欷

言悲泣氣咽而抽息也。

雜記類一

古文辭類纂評註卷五十一

桐城姚鼐纂集

韓退之鄆州谿堂詩並序

韓音運。秦爲薛郡。漢爲東平國。春秋齊人。
來歸鄆。卽此地也。今山東東平縣西北。

固須簡重
臣鎮之

得民心
盡職

獨一方寧
宇馬公之
善政
以難制之
勢而治之
裕如

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三分其地以華州刺史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扶風馬公爲鄆曹濮節度觀察等使鎮其地旣一年褒其軍號曰天平軍上卽位之二年召公入且將用之以其人之安公也復歸之鎮上之三年公爲政於曹鄆濮也適四年矣治成制定衆志大固惡絕於心仁形於色博心一力以供國家之職於時沂密始分而殘其帥其後幽鎮魏不悅於政相繼扇變復歸於舊徐亦乘勢逐帥自置同於三方惟鄆也截然中居四鄰望之若防之制水恃以無恐然而皆曰鄆爲虜巢且六十年將彊卒武曹濮於鄆州大而近軍所根抵皆驕以易怨而公承死亡之後掇拾之餘剝膚椎髓公私掃地赤立新舊不相保持萬目睽睽公於此時能安以治之其功爲大若幽鎮魏徐之亂不扇而變此功反小何也公之始至衆未熟化以武則忿以憾以恩則橫而肆一以爲赤子一以爲龍蛇憊心罷精磨以歲月然後致之難也

堂之建也
下以體民
心上以彰君惠

咏嘆展轉
結力千鈞

奇情

韻語自有
氣力

及教之行。衆皆戴公爲親父母。夫畔父母從仇讐。非人之情。故曰易。於是天子以公爲尙書右僕射。封扶風縣開國伯。以褒嘉之。公亦樂衆之和。知人之悅而侈上之賜也。於是爲堂於其居之西北隅。號曰谿堂。以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志。既饗其從事。陳曾謂其衆曰。公之畜此邦。其勤不亦至乎。此邦之人。彙公之化。惟所令之。不亦順乎。上勤下順。遂躋登茲。不亦休乎。昔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雖然。斯堂之作。意其有謂。而暗無詩歌。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於道也。乃使來請其詩。曰。帝奠九壘。有葉有年。有荒不條。河岱之間。及我憲考。一收正之。視邦選侯。以公來尸。公來尸之人。始未信公不飲食。以訓以詢。孰饑無食。孰呻孰歎。孰寃不問。不得分願。孰爲邦蟊。節根之螟。羊很狼貪。以口覆城。吹之煦之。摩手拊之。箴之石之。搏而蹀之。凡公四封。既富以彊。謂公吾父。孰違公令。可以師征。不寧守邦。公作谿堂。播播流水。淺有蒲蓮。深有蒹葦。公以賓燕。其鼓駭駭。公燕谿堂。賓校醉飽。流有跳魚。岸有集鳥。旣歌以舞。其鼓考考。公在谿堂。公御琴瑟。公暨賓贊。稽經諏律。施用不差。人用不屈。谿有蕡菴。有龜有魚。公在中流。右詩左書。無我斅遺。此邦是庥。

都有筆爲
神注崔君
溢腕也
慨然入崔
斯立不合
小用者

噤不施用
是眼
只此了題

此段情景
乃不可否
不施用之
出豁也
元微

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諺數慢。必曰
丞至以相訾警。丞之設豈端使然哉。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
演迤。日大以肆。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於人。元和初。以前大
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爲丞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既
噤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柄去牙角。一躡故
跡。破崖岸而爲之。丞廳故有記。壞漏汚不可讀。斯立易桷與瓦。墁治壁。悉書
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牆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水瀲瀲循除鳴。斯
立痛掃溉。對樹二松。日哦其間。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考功郎
中知制誥韓愈記。

詮釋

主簿尉

唐官

興逼同
名。偏侵迫也。

嫌也。鉗作籍。脣持也。

雁鷺行

謂其行如雁之排行。
驚之舒而不疾也。

睨視也。

邪諺

數慢

諺或作効。或作訛。方從文苑云。謂諺語之所

舉計者。

以丞爲慢之最。且至以相訾噭也。

訾警

見劉才甫

端直。

崔斯立

甫息爭端也。

四年進士。

泓

字立之。貞元

涵演迤

謂如水之深沈長流邪行也。

噤口閉不

柟音蘖伐木餘也。

柟音角。椽之方者曰柟。

墁音墁牆壁之飾也。

穢音穢水聲。

韓退之畫記

方侍郎云。周人以後。無此種格力。歐公自謂不能爲所爲。曉其深處而東

一句提首記人皆以數統事額取有馬者先之馬於物卷中獨多故也

至此脫馬事

婦孺處後東筆事與數兼勒

此下本皆記物綠馬獨多故抽記法視人則略上皆馬態袜者以下比于人東筆同人

坡以所傳爲妄於此見知言之難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勒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鉄鉞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挹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爲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牽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立者。斂者。飲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怒相踶囁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爲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牛大小十一頭。橐駝三

此乃記雜
次器服
束五字以
少配多
後幅述事

述趙君一
層曲致感
動人

贈之好
結應首句
韻句有餘

頭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鉢孟籜笠筐筥鎔釜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奕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貞元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畫。而與余彈碁。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爲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藪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坐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有感然。少而進曰。噫。余之手模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絕人事。而摹得之。遊閩中而喪焉。居閒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爲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今雖遇之力不能爲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旣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註釋

羈音識馬

絡頭也。約音的

馬

鉄音膚

斧也。植音殖

樹

立也。訛音乾

齧也。痒興癢通膚

踴也。跼音弟

踴也。嚙與齧同

躰也。鑒音鑑

鑑也。彈沈全中云

基有譜一卷。其局方二尺。中

執者如今之傘是。錡音拔

釜之有柄可

有足者。

韓退之新修滕王閣記滕王名元嬰。唐高祖子。永徽中爲洪州都督。建此閣。後封滕王。故曰滕王閣。在今江西南昌縣。南昌古號洪都。

懸想出閣
名獻起
幻出一層
欲往爲刺
袁再幻出一
層殂過爲
影袁作近

入正文提
出親臨上

頌其興除
頌其治效
湖水恰與
閣應

敘還修閣

以前修剔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臨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爲第一。有瑰偉絕特之稱。及得三王所爲序賦記等。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於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揭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袁於南昌爲屬邑。私喜幸自語。以爲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儻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償所願焉。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爲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生秋殺。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己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矣。其歲九月。人吏浹和。公與監軍使燕於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爲從事此邦。適理新之。公所爲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公來爲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燕於此。公烏得無情哉。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蓋瓦級甃之。

點承命作記。前景皆好收應。餘韻。虛帶閣景。仍是頌聲。

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無侈前人無廢後觀工既訖功公以衆飲而以書命愈曰子其爲我記之愈既以未得造觀爲歎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尙能爲公賦之元和十五年十月某日袁州刺史韓愈記

註釋

三王

王勃作序王緒作賦中丞

王公爲從事日作修閣記

史御史中丞充

江西觀察使

鄆

音專本

漫漶

漫滿去聲濁讀如患

謂敝壞而不可辨別也

邦伯

猶言此

舍人王仲舒爲洪州刺

元和十五年六月中書

舍人王仲舒爲洪州刺

韓退之燕喜亭記

愈爲陽山令時作

叙亭緣起

邱谷洞池
卽置亭之
處亦即樂
山水伏筆

置亭虛按

申前出者

陷者等用

諸文體志

亭所攬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人景常元慧游異日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邱荒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輦糞壤燔櫑翳郤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邱陷者呀然成谷窪者爲池而缺者爲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避風雨寒暑既成愈請名之其邱曰唉德之邱蔽於古而顯於今有唉之道也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

或以爲陪
法非也
實點名亭
託州民之
口申前異
處陰相之
義引後樂
山水之文
王之所經
即公所經
翻出波瀾
挑起還朝
頌禱亦奇
寫心事也
收出所期

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之焉。曰吾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直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弘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入商洛。涉淅湍。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荊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郴踰嶺。猿狽所家。魚龍所宮。極幽遐瑰詭之觀。宜其於山水飫聞而厭見也。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

註釋

王弘中

字仲舒、自吏部員外郎貶連州司戶參軍

見柳子厚墓誌銘

檣翳

檣音縕、翳音去聲、木立死曰檣、自斃曰翳

呀

音蝦、窪貌

音蛙、低下之地也、

古侯

藍田

見藍田縣丞廳壁記

商洛

唐縣今陝西商縣東

淅水

名在河南浙川縣西南

湍

水名在河南鄧縣東南

漢水

亦名襄江、發源湖南衡山縣

漢陽縣入江、

峴首

一曰峴山、在湖北襄陽縣

方城

山名、在河南南葉縣

荊門

今湖北荊門縣

岷江

亦曰汝江、大江之東

洞庭

湖名、在湖南岳陽縣西南

湘水

出廣西桂林縣、流至湖南陰縣、入洞庭湖

舊傳先生云、記中盧公者、盧邁、趙公者、趙宋儒、顧公者、顧少連、鄭公當、鄭

新書不載、其爲汜水主簿及留守東都、公送鄭涵校理序云、爲郎於都

韓退之河南府同官記

舊傳先生云、記中盧公者、盧邁、趙公者、趙宋儒、顧公者、顧少連、鄭公當、鄭

新書不載、其爲汜水主簿及留守東都、公送鄭涵校理序云、爲郎於都

韓退之河南府同官記

舊傳先生云、記中盧公者、盧邁、趙公者、趙宋儒、顧公者、顧少連、鄭公當、鄭

新書不載、其爲汜水主簿及留守東都、公送鄭涵校理序云、爲郎於都

韓退之河南府同官記

舊傳先生云、記中盧公者、盧邁、趙公者、趙宋儒、顧公者、顧少連、鄭公當、鄭

新書不載、其爲汜水主簿及留守東都、公送鄭涵校理序云、爲郎於都

官事相公於居守。涵卽餘慶子。更
名翰者也。此餘慶爲留守之證。

方侍郎云四番敘述不覺其冗

托河東公
所自言爲一篇之案

序事與平
淮西碑一

又一轉繼
見烟波

永貞元年。愈自陽山移江陵。法曹參軍。獲事河東公。公嘗與其從事言。建中初。天子始紀年更元。命官司舉貞觀開元之烈。羣臣惕慄奉職。命材登良。不敢私違。當時自齒朝之士而上。以及下百執事官闕。一人將補。必取其良。然而河南同時於天下稱多。獨得將相五人。故於府之參軍。則得我公。於河南主簿。則得故相國范陽盧公。於氾水主簿。則得故相國今太子賓客滎陽鄭公。於陸渾主簿。則得相國今吏部侍郎天水趙公。於登封主簿。則得故吏部尚書東都留守吳郡顧公。盧公去河南爲右補闕。其後由尚書右丞至宰相。鄭公去汜水爲監察御史。佐山南軍。其後由工部侍郎至宰相。罷而又爲趙公。去陸渾爲右拾遺。其後由給事中爲宰相。顧公去登封爲監察御史。其後由京兆尹至吏部尚書東都留守。我公去府爲長水尉。其後由膳部郎中爲荊南節度行軍司馬。遂爲節度使。自工部尚書至吏部尚書。三相國之勞在史冊。顧吏部慎職小心。於時有聲。我公愿潔而沈密。開亮而卓偉。行茂於宗。

又轉入宦
業所平有

斟酌不阿
不隨而歸
於河東公

定記爲裴
公設故一
句收住

事修於宮嗣。紹家烈不違其先。作帥南荆。厥聞休顯。武志旣揚。文教亦熙。登槐贊元。其慶且至。故好語故事者。以爲五公之始迹也。同其後進而偕大也。亦同其稱名臣也。又同官職雖分而功德有巨細。其有忠勞於國家也。同有若將同其後。而先同其初也。有聞而問者。於是焉書。旣五年。始立石。刻其語。河南府參軍舍庭中。於時河東公爲左僕射宰相。出藩大邦。開府漢南。鄭公以工部尚書留守東都。趙公以吏部尚書鎮江陵。漢南地連七州。戎士十萬。其官宰相也。留守之官居禁省中。歲時出旌旗。序留守司文武百官于宮城門外而衙之。江陵故楚都也。戎士五萬。三公同時千里相望。可謂盛矣。河東

公名均姓裴氏。

註釋

河東公

裴均字君齊河東人

貞觀

唐太宗年號

開元

唐玄宗年號

惕慄

直疾貌

盧公

盧邁字子玄范陽人

汜

水城縣

鄭公

鄭餘慶字居業榮陽人

陸渾

今河南嵩縣

趙公

趙宗儒字秉文鄧州人

登封

今河南登封縣

顧公

顧少連字夷仲蘇州人

荆南

荆南今湖北江陵縣

南

節度使

韓退之汴州東西水門記

并序

愈時佐董晉在汴州作

風水之說
儒者不道
妙於渾雅
讀之不覺

虧疏宣洩
兼盜賊言
故以此應之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越三月辛巳朔。水門成。三日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軍司馬賓佐僚屬將校熊羆之士。肅四方之賓客以落之。士女和會。闡郭溢郛。旣卒事。其從事昌黎韓愈請紀成績。其詞曰。
維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爲城。其不合者。誕置連鎖於河。宵浮晝湛。舟不潛通。然其襟抱虧疏。風氣宣洩。邑居弗甯。訛言屢騰。歷載以來。孰究孰思。皇帝御天下。十有八載。此邦之人。遭逢疾威。嚚童噭嘵。刦衆阻兵。凜凜栗栗。若墜若覆。時維隴西公受命作藩。爰自洛京。單車來臨。遂拯其危。遂去其疵。弗肅弗厲。薰爲太和。神應祥福。五穀穰熟。旣庶而豐。人力有餘。監軍是咨。司馬是謀。乃作水門。爲邦之郛。以固風氣。以閏寇偷。黃流渾渾。飛閣渠渠。因而飾之。匪爲觀遊。天子之武。維隴西公。是布天子之文。維隴西公。是宣河之芸芸。源於崑崙。天子萬祀。公多受祉。乃伐山石。刻之日月。是俾來者。知作之所始。

註釋

隴西公

董晉。本仲舒之裔。
自廣州徙隴西。

落

建築始成所
行之禮也。

闡

音田。溝也。

郛

音孚。郭也。

誕

音但。大也。

嚚

音銀。愚也。

噭

音叫。號呼也。

聲也。嘵與呼同。門口也。門音輸。里崑崙山名。

韓退之題李生壁

清微蕭遠
別有襟抱
低徊唱嘆
深遠不盡
無韻之詩

余始得李生於河中。今相遇於下邳。自始及今十四年矣。始相見。吾與之皆未冠。未通人事。追思多有可笑者。與生皆然也。今者相遇。皆有妻子。昔時無度量之心。甯復可有是。生之爲交。何其近古人也。是來也。余黜於徐州。將西居於洛陽。汎舟於清治池。泊於文雅臺下。西望商邱。東望修竹園。入微子廟。求鄒陽枚叔司馬相如之故文。久立於廟陛間。悲那頌之不作。於是者已久也。隴西李翹。太原王涯。上谷侯喜。實同與焉。貞元十六年五月十四日昌黎韓愈書。

註釋

下邳

今江蘇邳縣

徐州

見歐陽永叔資政殿學士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洛陽

今河南洛陽縣

清治池

文雅臺商邱

修竹園

皆在睢陽。即鄒陽齊孝王城。

修竹園

皆在睢陽。即鄒陽齊孝王城。

枚叔

枚乘字叔

相如

姓司馬字長卿

漢淮陰人

漢成都人

古文辭類纂評註卷五十一終

神因土傳
是徵故實最
致妙訣
立處恰與
鈎轉今祠
即兩山牆
溪會便住

擇其深峭者潛焉。始莽嘗曰：余唐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黃與王聲相遡。而又有本。其所以傳言者益驗。神既居是。民咸安焉。以爲有道死乃俎豆之爲立祠。後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旣歸爲記。以啓後之好游者。

註釋

晉山
西、關陝

江蘇江
西安徽

湖、北、浙
江之間

名山水而州者

因山水之故
名、名其州也

永、南、零

今湖
南零陵

縣、南

零陵

陵縣、宋爲州。南九十里。有永水。源出西南百里之永山。東北流入湘江。州以此得名。

浯溪

在今湖南祁陽縣南五里。山

湘江在零陵縣北十里。自廣西興安縣流入縣

界。東北流至湘

瀧水會焉。

瀧泉

在零陵縣南。

黃溪

在縣東七十里。

東屯

在縣東八十里。卽官軍戍守地。

頰

音孩頰。頰下曰頰。頰上也。

斷齒根

肉、齒、音嘴、齒齦
上下肉也。

柳子厚永州萬石亭記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來蒞永州。間日登城北牖。臨於荒野藜翳之隙。見怪石特出。度其下必有殊勝。步自西門。以求其墟。伐竹披奧。欹仄以入。綿谷跨谿。皆大石林立。渙若奔雲。錯若置碁。怒者虎鬪。企者鳥厲。抉其穴則鼻口相呀。搜其根則蹄股交峙。環行卒愕。疑若搏噬。於是剗闢朽壤。翦焚榛蕪。決滄溝導伏流。散爲疎林。洞爲清池。寥廓泓渟。若造物者始判清濁。效奇於茲地。奇境得之。意外欣然。動色

怪石句伏
下
搜奇抉勝
叙石

奇境得之

意外欣然。動色

記作亭

記名亭

就名亭之
義生出波

橫插一頸
古趣洋溢

非人力也。乃立游亭以宅厥中。直亭之西石若披分可以眺望其上青壁斗絕沈於淵源。莫究其極。自下而望則合乎攢巒。與山無窮。明日州邑耋老雜至曰。吾儕生是州。孰是野眉彫齒鯢。未嘗知此。豈天墜地出設茲神物。以彰我公之德歟。旣賀而請名。公曰。是石之數不可知也。以其多而命之曰萬石亭。耋老又言曰。懿夫公之名亭也。豈專狀物而已哉。公嘗六爲二千石。旣盈其數。然而有道之士咸恨推公之嘉績。未治於人。敢頌休聲。祝公於明神。漢之三公秩號萬石。我公之德宜受茲錫。漢有禮臣。惟萬石君。我公之化始於閨門。道合於古。祐之自天。野夫獻詞。公壽萬年。宗元嘗以牋奏隸尚書。敢專筆削以附零陵故事。時元和十年正月五日記。

註釋

崔公

唐崔敏清河人憲宗時改永州刺史

永州

見游黃溪記

聚翳

聚同叢翳本自翳也

披

音批。竊者曰奧

呀

蝦

張口歲

與穢同

攢

徂完切。諺音巒。山之糺

巒

莫江切。雜也。鯢音倪。鯢之雌者

萬石君

漢石奮河內溫人景帝朝爲九卿。其四子皆官至二千石。

零陵

即永州。漢置零陵郡。唐爲永州。天寶初亦曰零陵郡。乾元初復故。

柳子厚始得西山宴遊記

起三句爲
宴遊二字

自余爲僇人居是州。恆惴慄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

古文詳彙平生主

雜記類二

二

也下爲始
字作勢

反落

因上篇來
先得始字
後寫得字

得之之快
醒始得

此寫宴遊
之趣

正點結

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爲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筏。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爲類。悠悠乎與灝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爲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註釋

謬音六辱也。慄慄憂懼貌。

隙音詒閒也。施施難逢。

漫漫無檢。

西山

零陵城西二里。瀟江岸有西山。

湘江

見游黃溪

記。染溪

即愚溪。一名冉溪。原出零陵縣之鶴山北。東流入瀟水。

岈然

岈虛加切。谷中大空貌。

洼然

洼音娃。深也。曲也。

攢

見永州萬石亭記。

蹙

音蹴。迫也。

縈音縈。纏也。

繚音聊。纏也。

培音裴。墩也。

塹音襄。阜也。

灝音嘵。小也。

灝音皓。夷也。

涯

崖際。定也。嚴暗也。

冥

也。

柳子厚鈷鉤潭記

潭在西山西麓。冉溪所匯也。潭之西爲小邱。邱之西爲小石潭。

點題因上
篇來

潭之上流

略類瀑

有泉即後

所云行於

高者

月固與水
宜尤與懸
泉宜

結語警然

鈷錫潭在西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盪。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貿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有聲。濛然尤與中秋觀月爲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迥。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註釋

西山

見西山

宴遊記

冉水

一名冉溪。自柳州改名恩溪。齧音臭齒相

詳見西山宴遊記染溪註。

齧切物也。

畢至石乃止。

水皆至石而止。

款

義同

私券

私債

更居

更平聲移也。

漱

小水入大

迥

遠也。

居夷

零陵縣雜苗夷而居

論語子欲居九夷。

柳子厚鈷錫潭西小邱記

帶潭出邱

邱即在潭上也。此下專記邱。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鈷錫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峻者。爲魚梁。梁之上有邱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爲奇狀者。殆不可數。其嶽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其衝然角力而上者。若熊羆之登於山。邱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己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售四百伏。遺字。

九字巉峭
勒住此下連潭
并寫

趣皆從潭
得機神互顯
且使賀之興益

遭慨寄託
遭字解嘲

外卽更取器用。剗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舉熙熙然迴巧獻技。以效茲邱之下。枕席而臥。則清冷之狀與目謀。瀟瀟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邱之勝。致之豐鎬鄴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價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己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邱之遭也。

註釋

步

五尺爲步。湍急水也。

魚梁

堰石障水而空其中。以通魚之往來。

突怒

聳起

偃蹇

驕

欵然

立貌

籠

包舉

貨而不售

欲賣之而無人願購也。

李深源元克已

二人皆柳州友。

剗

音

潛潛

水流

豐

在今陝西臨潼縣東北

鎬

在陝西長

安縣西北。鄂音戶。在今陝西鄂縣治北。

杜

在陝西咸寧縣東南。

柳子厚至小邱西小石潭記

從小邱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爲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爲坻。爲嶼。爲嵁。爲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潭魚點綴。空遊澈影。

因上篇引

趣先出潭後

寫石

潭魚點綴

正顯白石
底妙絕
留取不盡

過清二字
評出全神
住法翩然

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樂。潭西南兩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遊者。吳武陵。龔古。余弟宗玄。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註釋

篁叢竹

坻水中高地也

嶼小島也

巖峻嶮高

巔峻嶮貌

俶爾倏忽貌

犬牙參錯不齊如

犬之張牙

柳子厚袁家渴記

袁家渴在瀟江許朝陽巖東渴之西南爲石渠渠之西北曰石礪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鉛鉤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

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

永中幽麗奇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反流者爲渴音若衣褐之褐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廁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柟石楠楩櫟樟柚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轉輶水石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衆草紛

紅駭綠荳勃香氣衝濤旋瀨退貯谿谷搖颺葳蕤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
勢列諸卉木爲風起蓄生趣小山另出通首生動在此

前註渴字
此註袁字
別趣可喜

無以窮其狀。永之人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

註釋

冉溪

一名愚溪。註詳

去聲。相
鉢錫潭記冉水間也。

間

廁

初更切。雜也。

蔚然

音蔚。草礫

音歷。小楓

葉分裂作掌狀。經秋而紅。

柟

形似豫樟。江
南多產之。

石楠

葉堅厚而光澤。樹
形如益。經冬不凋。

梗

便平聲。似豫樟。
諸或作楮似柟。

樟

豫樟。大木也。
或作豫章。

柚

音右。大曰
橘。似豫樟。諸作屋柱不腐。

橘

橘。小曰柚。
或作橘。

芷

香草。

合歡

草名。

轆轤

轆。古文切。轤。

掩苒

苒。音冉。掩
映也。

翁勃

翁。翁上聲。勃。
草木盛貌。

葳蕤

葳。音威蕤。
儒佳切。草。

貌盛。

柳子厚石渠記

茅順甫云清冽

自渴逆行而上得渠是主踰石再上有泓有潭皆在渴之上流同筆一束綴景亦以風前駭動此靜遠記句善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昌蒲被之。青鮮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墮小潭。潭幅員減百尺。清深多儻魚。又北曲行紆餘。睨若無窮。然卒入於渴。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庥焉。風搖其巔。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予從州牧得之。攬去翳朽。決疏土石。旣崇而焚。旣釅而盈。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

紀時分鎮
統之以渠
還題也住
筆淨

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鑿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始窮也。

詮釋

渠水所居也

咫八寸

伏山下出

汎水所聚也

幅員邊曰幅

儻魚儻音由俗呼參

睨斜視

箭周曰員

條性好遊故名

睨也

竹之
小者

麻音休依

翳見韓退之

既醒而盈

醒音躍分也分導其

蠲泉流而石渠以盈也

蠲音涓

除也

柳子厚石澗記

因渠來并
因窮字來
倍渠山之
即澗也暗
點又變
總會衆妙
一束
借賓定主
勒住
窮字有餘
音所留無
盡而遊境
自此盡矣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巨石爲底。達於兩涯。若牀若堂。若陳筵席。若限闇奧。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觸激之音。皆在牀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乎此耶。後之來者。有能追余之踐履耶。得意之日。與石渠同。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瀨上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詮釋

閭音困門
限也

奧室之西

揭南隅也

涉水也

跣足也

胡牀音銑赤

傳入

絡繚

柳子厚小石城山記

亦以西山
爲因又一
路
刻畫石城
伏疑信之

造物有無
篇篇可入
何獨繁之
於此只爲
山石似城
奇從天作
獨此全不
倚人工故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爲睥睨梁櫺之形。其旁出堡塿。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爲誠有。又怪其不爲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爲偉人而獨爲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註釋

垠

音銀
岸也

睥睨

城上垣曰睥睨
一作睥堦

梁櫺

梁負棟橫
木檣棟也

堡塿

小障
也

激越

聲清
遠也

數

音促
密也

柳子厚柳州東亭記

出州南譙門左行二十六步。有棄地在道南。南值江西際。垂楊傳置東曰東館。其內草木猥奧。有崖谷。傾亞缺圮。豕得以爲圈。蛇得以爲藪。人莫能居。至是。始命披荆蠲疏。樹以竹箭松檉桂檜柏杉。易爲堂亭。峭爲杠梁。下上徊翔。前出兩翼。馮空拒江。江化爲湖。衆山橫環。嶼闊灔澦。當邑居之劇而忘乎人。

狀棄地之
穢惡
建築
爬梳樹植

記闢室以爲亭之櫬
點作亭
五室之效

間斯亦奇矣。乃取館之北宇右闢之以爲夕室。取傳置之東宇左闢之以爲朝室。又北闢之以爲陰室。作屋於北牖下以爲陽室。作斯亭於中以爲中室。朝室以夕居之。夕室以朝居之中。室日中而居之。陰室以違溫風焉。陽室以違淒風焉。若無寒暑也。則朝夕復其號。既成作石於中室。書以告後之人。庶

勿壞。元和十二年九月某日柳宗元記。

註釋

譙門

譙音樵。譙門，門上高樓，以望遠者。

傳置

傳，去聲。傳置，驛站也。

猥

鳥賄切。雜也。多也。

剃

音拂。研斷也。

檻

音頽。河柳也。一名觀音柳。

楓

音拂。研斷也。

檜

音拂。研斷也。

楓

有二種。一針狀葉，一細葉如鱗。一名栝。俗謂之圓栝。

易

去聲。平也。杠，居郎切。

暎

音聊。高也。潭，伊盈切。

瀆

水絕遠貌。

牖

窗戶也。

朝室七句

朝室，夕室。朝居乃調和寒暑之意。陰室宜於夏。陽室宜於冬。若非甚寒甚暑，則朝夕仍復其故。

違

去見韓退之張。

柳子厚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先清州治以潯水作線就背石之支川入潯水提線水遂以潯水諸山中間并帶一泉是撮叙法

古之州治在潯水南山石間。今徙在水北直平四十里。南北東西皆水匯。北有雙山夾道。嶄然曰背石山。有支川東流入於潰水。潰水因是北而東。盡大壁下。其壁曰龍壁。其下多秀石可硯。南絕水。有山無籠。廣百尋。高五丈。下上若一。曰鼈山。山之南皆大山。多奇。又南且西。曰駕鶴山。壯聳環立。古州治負焉。有泉在坎下。常盈而不流。南有山。正方而崇。類屏者曰屏山。其西曰四姥。

遙接潯水。因是北字亦以。就其西詳。提線。是單叙。其山所詳。在穴以上。領起其中之東小穴。一屏南又一上。又一

山皆獨立不倚。北流潯水瀨下。李穆堂云：北流潰水瀨下，流字當作枕。又西曰仙奔之山。山之西可上。其上有穴。穴有屏有室有宇。其宇下有流石成形。如肺肝。如茄房。或積於廊然甚大。無竅正黑燭之高。僅見其宇。皆流石怪狀。由屏南室中入小穴。倍常而上。始黑已而大明。爲上室。由上室而上有穴。北出之。乃臨大野。飛鳥皆視其背。其始登者。得石枰於上。黑肌而赤脈。十有八道可弈。故以云。其山多檉。多櫺。多簣。簣之竹多橐吾。多橐吾。穆堂改多囊荷。伯父云爾雅菟葵。顆凍注。款冬也。邢疏本草欵冬。一名橐吾。其鳥多秭歸石魚之山。全石無大草木。山小而高。其形如立魚。在多秭歸西。有穴類仙奔。入其穴東出。其西北靈泉。在東趾下。有麓環之泉。大類轂雷鳴。西奔二十尺。有洄在石澗。因伏無所見。多綠青之魚。及石鯽。多脩。雷山兩崖皆東西。雷山兩崖皆東西。猶當東西。雷水出焉。蓄崖中曰雷塘。能出雲氣。作雷雨。變見有光。禱用俎魚豆。或修形精徐酒。方侍郎云：形當作刑。鉶羹也。見周官內外饔職。陰虔則應。在立魚南。其間多美山。無名而深。峨山在野中無麓。峨水出焉。東流入於潰水。

峨山水拖在雷塘。魚山加染在靈泉。

峨山水還篇。尾以流入

註釋

潰水

在湖南零陵縣城南

嶄然

新士減切

盡大壁下

水至大壁下折而易向也

可硯

可爲硯材。麓音洛。負倚背

也。姥同母瀨水勢湍急也。茄房茄蒂少半不及半也。飛鳥皆視其背言俯瞰飛鳥，僅視其背。黑肌赤脈石黑而細，見柳州紋赤也。櫛見東亭記。櫧見袁家渴記。賀簷音雲當，竹之最大者，款冬也。橐吾音音谷，輻子規也，輿所湊也。秭歸音回，逆流而上曰洄，即几也。洞音回，逆流而上曰洄。

儼

見石渠記

精

音旨，祀神

徐酒

徐州所產

之酒也。

古文辭類纂評註卷五十一終